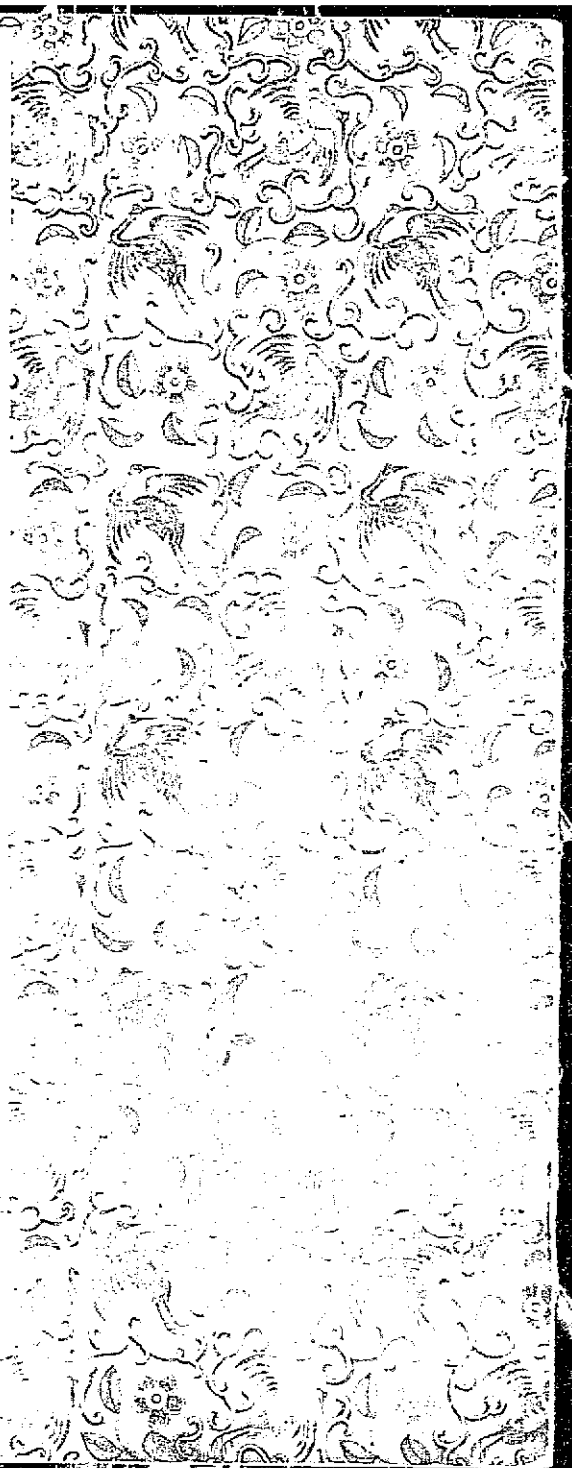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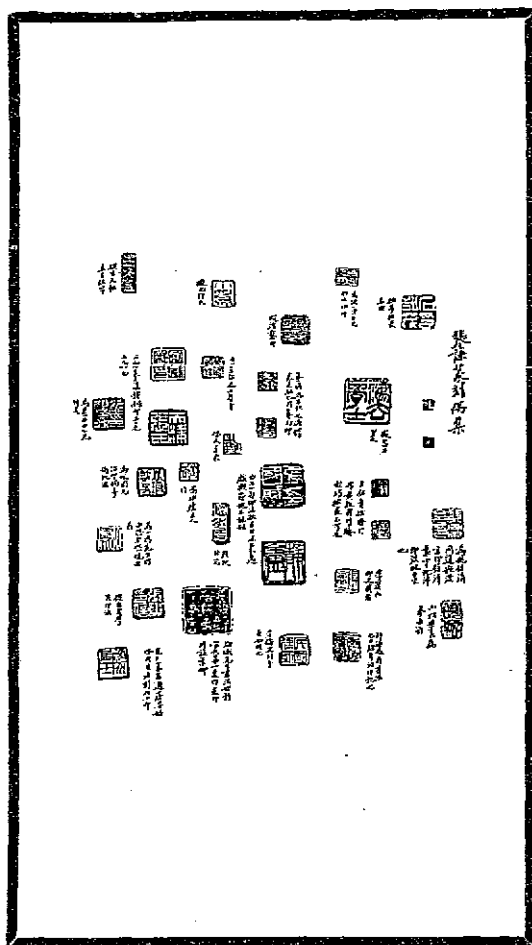


海藏先生書法拱徽

陳曾壽署檢







成重人日孝督七十有九

像

海藏先生小傳

鄒海藏先生諱孝哲字蘊慧一字太夷福建閩縣人咸豐十年生於蘇州之胥門母太夫人夢白鶴而生先生先生幼而穎異天姿英邁四歲叔祖虞臣公授以齋雅能成誦十三歲舉十三經光緒八年壬午舉本省鄉試第一時詩文已知名於世遊沈文肅李文忠幕爲所倚重光緒十三己丑考取內閣中書受知於常熟翁同龢相國辛卯東渡爲駐日使館書記官壬辰爲日策領事旋調神戶大阪理事官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召對乾清宮議國事稱旨遂以同知權道員遊張文襄幕極見重文襄至比於范增二十九年任龍州邊防大臣三年邊境安謐三十三年授安徽按察使旋調補廣東按察使皆不就築海藏樓於滬上與海內名流詩文往復辛亥授湖南布政使未三月而國變民國以來先生矢守臣節莫項城段合肥秉政先後禮致先生長交通教育皆不就惟隱遯滬濱兩書自給詩文紀年僅用甲子世稱海藏先生云

辛巳仲冬

墨妙真傳

高俊雲




靖遠仁元著

續學搜微

壬午春沈曾遠跋

章一山先生題辭

唐太宗雅好法言其王七年庚辰三月己未少景帝之未序是命一陸之為晉之古平付
 情若此其代可學如之也 陸諸君若好法言雅好法言之或也如王也西有為十餘種
 又善性折是獨能比之古者揚嘉之可學也同時公學之知也言士又人和於古年
 在當時也及不家聘雖難之陸上 陸大其為名望之 物學言能釋氏所以風採也此
 依然門戶者難言未莊是信如城也耳身 陸大之重鄭可也王之太宗是
 為耳之從先同後之病病也困極而後物之也午林日月十二夜言技法於律言
 之習也左 

題辭

楊味雲先生題詩

海藏論書主復古 變化神奇合規矩

曾見揮毫落紙時 墨花飛噴蛟龍舞

唐碑晉帖徒紛紛 妙契鍾王獨有君

俗書掃盡探真髓 試玩流沙墜簡文

壬午六月讀

靖遠社長兄論海藏樓書法册即書其後

愚弟楊壽楫拜題

金伯平先生題詩

題張靖遠論鄭海藏先生書法

張子今法宗餘事游於藝揮毫師海藏著論詳義例鄭書如其詩識者歎深至天資
學力并意先氣充沛四體皆起妙而無驕矜態書法世方輕表章存國粹闡揚研
究風美藝寫文字斯編能會通箇中得真味
漁亭金邦平

趙澤浦先生題詩

儼然海若考河源 蝨尾銀鉤十載看

所得豈徒瓊與靖 爲恭應是孟之韓

秋蛇春蚓規撫易 野鶩家雞論定難

坐見鄭公爲不死 廣陵散絕有人彈

漢張伯英善草書其後晉衛瓘索靖亦俱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

得伯英肉

辛巳秋七月深州趙樹棠題

李琴湘先生題辭

書法有分所賦在跡子獨惟認乃解探錄之流信論精神與古會時日
天志呼笑館國聲諸子士人此甲十年前與之友趙子書論書之戲作也趙君
言能言語措術變之故言取兒童士大人信字以為証也語是而於計成多法
推崇備至奇微遠引都敬恭言歸結於鄭氏隸楷於考一語足見其學
鄭氏者不能道也非深明者不能讀鄭氏之書吾願於此告世之毀譽和
氏者且以證吾止友士人之說而非戲
言也贊之

清遠社兄以為何如

琴湘李全藻題

題辭

向仲堅先生題詞

夢聽直音與酬揮法國今在華中早而亦莫以爲妙哉朝之自元氣之風中之

陸深行身人何有腸身必如結點解會請也服會海岳志書漢在朝之日年

所亡書孫多出入多餘餘也非其已書法深安道是則傷王古版在題於全之名法

所為西室作間相性而時為西之臨於後因公法之盡事法法其書本其其

通而書法諸法非字也其地之脈本皆之感因信也酒堂起雖未也

壬子夏三月柳若向述評書記



金息侯先生叙

海藏老友。清奇拔俗。其形似鶴。同輩常戲稱之曰海鶴。其書法亦近鶴銘。初習山谷。儼然鶴也。中兼魯公。後參東坡。皆不離乎鶴銘。當以鶴派目之。古之作書。由篆而隸而草而楷。果能篆籀。得其筆勢。其餘可不學而成。後之學書者。大抵由楷而草而隸而篆。逆行而上。故不易成。但有能以隸筆作正草。即不可一世。况篆籀乎。海藏作書。實得隸筆。又從鶴銘來。遂並時無比。然晚年論書。自不足其行草。而謂唯作隸洽懷。常與友好言之。歿前一歲。爲余隸書一門九忠四節三孝橫額。頗示得意。自矜絕筆。不意竟成讖語也。張君國威。習鄭書十餘年。藏鄭字數百紙。近復誤鄭氏書法論數萬言。不特學書獨得鄭氏之精。而論書亦深得鄭氏之秘。

並謂鄭主稽隸相參。一語中的。鶴派有傳人矣。倘海藏一旦化鶴歸來。睹此遺軼。能不振羽九杲。自鳴得意乎。張君少年好學。精進無已。每見其書。幾疑老友復生。今寫至此。不覺淚下沾襟也。

辛巳小寒 息侯金梁

張君壽先生序

禮樂射御書數謂之六藝。所謂藝者。言其術非言其學也。御之術無論矣。書之術亦竟失傳而墜緒。良可慨矣。或曰。周之時有爾雅。漢之時有說文解字。近代彙集古籀契文亦各有專書。是未嘗墜緒也。抑知此皆考訂訓詁形聲之學。而非所論於術也。若書斷書品書譜之流。差或近之。但微而不顯。隱而不發。其裨於書之術也甚渺。此書法之所以日墜而遠古也。今觀張靖遠先生所撰鄭公海藏書法抉微一書。而始歎靖遠先生之於書之術。可謂發無遺蘊矣。鄭公之論書必淵源於篆隸。是真務本之論。一語破的。後學果循而行之。何患術之不精書之不進也。可謂抉書法之奧秘。度後學之津梁矣。所惜者。鄭公論書。皆散見於詩文題跋中。未嘗如包安吳之著有

專書也。年祀邈遠。將有佚墜之虞。靖遠先生輯而錄之。發而揮之。於鄭公書法之理想及實踐不留遺蘊。其津逮後學。厥功匪淺。雖然書法之理想無窮盡也。書法之實踐無止境也。鄭公之書固炫赫一時。亦不能謂後無來者。後之人果循而行之。又焉知其不青於藍而絕俗復古哉。然則是書也且將導引後學而入於道矣。術云乎哉。辛巳夏四月君壽張壽

吳傑民先生序

漆園吏謂民食芻豢麋鹿食薦。即且甘帶。鷓鴣嗜鼠。四者孰知天下之正味哉。勿亦曰。各嗜其嗜焉耳。昔者曾皙嗜羊棗矣。屈到嗜艾矣。中郎嗜琴。伯倫嗜酒。劉豈則嗜癩。叔夜嘗嗜鍛。果皆舉古人之特嗜而書之。而算之。懼其罄竹難書也。巧歷難算也。嗜之久則癩。癩則工。工則化。化而大之。其惟聖乎。其惟神乎。許叔重之言曰。書者如也。揚子雲之言曰。書心畫也。然則欲如其心之所書。欲畫其心之所畫。匪嗜書成癖。癖久而工者。又安冀下筆得神。縱橫如志。妙到毫顛。力透紙背也歟。宜夫張子國威之嗜書成癖矣。癖久而工矣。雖然。吾中華之書法詎易言哉。倉頡之古文。殷墟之書契。史籀之大篆。李斯之小篆。程邈之隸書。王次仲之八

分。史遊之章草。下至行書也。楷書也。弗名一格也。工於此者即未必工於彼。亦曰博學而詳說之耳。博學而日參省乎已耳。多見而守之以卓耳。能如是耶。則真積力久。庶幾工而化之。意足不求顏色似。乃忘厥牝牡驪黃。一若九方堙相馬焉。斯伯樂之所謂天機矣。能勿失其天機。而養焉。肆焉。雖不敢云必造乎聖神之域也。然亦不敢云終不可造乎聖神之域也。張子殆即深悉此意者矣。以故其嗜書也特甚。其嗜鄭海藏氏之書也又特甚。以其特甚也。遂多方搜羅鄭氏之所書。頻年以來。得墨迹固無慮數百矣。胥鄭氏之書也。而張子之潑墨也。揮毫也。亦無日不酷摹鄭氏。久乃得其神髓。匪直虎賁貌似矣。張子近更本其十數載之心得。成論鄭海藏氏書法一冊。請序於余。余披閱一過。頗賞其探索之勤。密察之功。似於包安

吳夔舟雙楫。康長素廣夔舟雙楫而外。又別張一軍矣。而張子之工於書也。不亦於此見之乎。尤望其擴而充之。神而明之。由日漸之德。馴至於大德。若痾瘳之用志而不紛。庖丁之技進乎道。則其於我華之書法也。雖未必至化而聖之。聖而神之境地。然固可仰企也。固可仰企也。余序張子之書。如是則已矣。

中華三十年春靜海吳英華

--	--	--	--	--	--	--	--	--	--

嚴臺孫先生序

海藏先生與先兄範孫。有同年之誼。鼎革後。同遷隱。故先兄尤重海藏之爲人。海藏居申江。粥書自給。書名滿天下。詩尤爲藝林所重。先兄累爲同遊諸子道之。己未五月。先兄南遊鎮江。如皋冒君鶴亭導遊金山江天寺。爲介退院梅村長老。長老與先兄名同齒同。詫爲奇緣。是年九月十一日。爲長老六秩初度。先兄旣壽以詩。復錄示同甲八人和之。即詩中所謂願我雖無似。同甲多僂流。南有周樹張元朱家賢。北有史履晉驛劉環劉若晉翁君秋夫長一月。世德承箕裘。同年且同日。詩人海藏樓者是也。翁君歿夫雖面許先兄作和。終未及作。已歸道山。至海藏向不以詩壽人。竟徇先兄之請。而破例爲之。于以見海藏與先兄相交之篤矣。海藏詩云。海濱

避人如出奔。世亂愈甚越九年。草木同腐正可弔。俯仰六十休問天。侍郎

先兄曾爲
學部侍郎

。嶽崎善自遣。遨遊物外兼逃禪。登高一呼忽四應。何異舉義揮先鞭

。我生偶爾同月日。星宮磨蝎殊迤邐。向來萬事不信命。只信人定須頑堅

。灰飛煙滅在一瞬。中興赫赫歸周宣。橋邊日者私許我。爲問諸子然不然

。詩意亢奮。不勝鬱抑。蓋海藏與先兄雖同生日。然二人之遭際。則無所

同也。靖遠社兄學海藏書。頗有心得。予嘗於廣衆張之。茲本其十餘年之

研究。成海藏書法抉微一卷。乞序於予。特述壽江天寺僧故事歸之。適患

腦疾。不能任繁劇。即以代序焉。壬午夏日臺孫嚴侗

張德孫先生序

天津張君靖遠研究海藏先生書法有年。搜集墨妙數百種。楷草篆隸。無一不備。按年排比。精心研求。並採先生論書詩文題跋。詳參互證。探本溯源。復本其研究之所得。躬行實踐。歷十餘寒暑。故能獨傳先生書法之秘。張君近將先生書法致力之所在。如碑帖之選擇。臨池之方法。作書之心得。條分縷晰。詳加推闡。成海藏先生書法抉微一書。索一言以爲序。余歷年所聞諸父老者。惟先生光緒壬午舉福建鄉試第一。甲午就 先叔祖文襄公幕。戊戌爲 先叔祖特保召對清宮議國事。稱旨。拳匪變作。又佐 先叔祖籌畫保障東南之策而已。於先生之書法。雖雅重之。實未嘗知其妙也。今讀張君之作。始明先生立志之高。臨池之勤。多未經外人道。先

生政治文章之外。其書法固能名世。而張君雖未及先生門。獨能以恒心毅力博覽旁搜。上爲先生發揚國光。下爲後學指示門徑。使學者不致徘徊歧路。茫無所從。厥功偉矣。後之學者。應本張君指示各節。以師古而不泥古爲功夫。以創作而不妄作爲成績。然則是書將因先生書妙而傳歟。抑先生書法得此書之闡揚而傳歟。非余所能逆觀矣。書已付印。樂觀厥成。略題數語。用志感佩之意云爾。民國三十一年歲次壬午夏六月。

南皮張厚璋識

唐仲珣先生序

辛亥國變後。遜志隨侍先嚴涉江府君避地海濱。得謁年丈太夷先生於海藏樓。蓋先生與先嚴爲壬午鄉試同年也。先生教遜志學書以六朝爲始。謂學六朝書。上可以窺三代。下可以挹唐宋。並出手書摹誌二本爲賜。使得朝夕觀摩。繼而先嚴創設麗澤文社。有恆心字社。以課諸舊家子弟。由先生評定甲乙。拙書常蒙獎勵。每詳加批改。指授用筆之法。庚申夏。先嚴見背。馨室北來。計遠侍杖履者十載。迨先生侍讀南齋。復得晉謁於蕉嶺會館。蒙賜書統扇。會幾何時。先生竟歸道山矣。悲夫。遜志寄跡故都。忽忽二十載。學書不成。自愧以不舞之鶴爲羊公辱。撫今追昔。尤增感歎。張君國威津沽名士。學先生書十有餘載。今過寒齋。以近作論先生書法一

生政治文章之外。其書法固能名世。而張君雖未及先生門。獨能以恒心毅力博覽旁搜。上爲先生發揚國光。下爲後學指示門徑。使學者不致徘徊歧路。茫無所從。厥功偉矣。後之學者。應本張君指示各節。以師古而不泥古爲功夫。以創作而不妄作爲成績。然則是書將因先生書妙而傳歟。抑先生書法得此書之闡揚而傳歟。非余所能逆觀矣。書已付印。樂觀厥成。略題數語。用志感佩之意云爾。民國三十一年歲次壬午夏六月。

南皮張厚璋識

唐仲珣先生序

辛亥國變後。遜志隨侍先嚴涉江府君避地海濱。得謁年丈太夷先生於海藏樓。蓋先生與先嚴爲壬午鄉試同年也。先生教遜志學書以六朝爲始。謂學六朝書。上可以窺三代。下可以挹唐宋。並出手書墓誌二本爲賜。使得朝夕觀摩。繼而先嚴創設麗澤文社。有恆心字社。以課諸舊家子弟。由先生評定甲乙。拙書常蒙獎勵。每詳加批改。指授用筆之法。庚申夏。先嚴見背。馨室北來。計違侍杖履者十載。迨先生侍讀南齋。復得晉謁於蕉嶺會館。蒙賜書紈扇。會幾何時。先生竟歸道山矣。悲夫。遜志寄跡故都。忽忽二十載。學書不成。自愧以不舞之鶴爲羊公辱。撫今追昔。尤增感歎。張君國威津沽名士。學先生書十有餘載。今過寒齋。以近作論先生書法一

卷見示。拜讀之下。知張君於書法湛深。而於先生之書尤能知之入微。自篆隸以及章草。皆有過人之論。非至篤好。何能如是。先生之書。年來學者甚多。但貌似神非。其能探求筆法之所由來者。蓋亦鮮矣。昔在海上。有李唐君國瑞學先生書最神似。時以書法相研討。乃不幸早世。今見張君之書。又得聞論書之旨。先生之書豈惟幸有傳人。又得藉高論以彰其美。世有嗜先生書者。其讀之而稱快也必矣。辛巳季秋唐遜志序。

葉葱奇先生序

外舅海藏先生遘會屯變。憤鬱不聊。乃弼書。書名日益重。海內乞者日益多。平居五六日。僕輒磨墨盈盂。堆楮案側如小丘。先生峙立揮寫。數時盡百餘紙乃已。虔從旁圍觀。其落筆如委千鈞。如縱斤斧。運腕如濤衝電擊。雨風驟馳。而宕折酣恣勁爽辟易萬夫。使觀者心凝形憊。爲之神王。而瞻視俊宇。精凝澹定。意度淵湛。又使人矜燥之氣蕩然不存也。數十年來慕傲者幾成風氣。然蘊蓄不厚。類難破空而遊。大率規摹點畫。疲茶增媿。或稍稍形似矣。而神采英邁。終蔑有逮者也。嘗語虔。少習臨摹。兀坐審諦。官知止而氣與神潛。于其濡毫輕重。布白疏密。無不會心默識。如刺繡女紅。不失纍黍。故習一家。恒得其神似。意世之學者專一精勤用

力之深。未如先生什一耶。抑其詩書之養。剛勁之氣。忠憤不平。眞積力篤。蘊畜盤礴而發者。非貌襲強偷所可蹴而幾耶。張君國威嗜先生書。深且久。慶來津始識之。出所著論先生書法者相質。及所摹習以示。其肆力專精至矣。所論委備殫洽。窮蹟探源。他人不能道也。君於先生未一見。即其姻舊亦鮮雅素。每見慶。輒言向往之殷。撫仿之力。不能自己。而於慶所聞。若相喻於無言者。何攻苦精勤若是耶。夫學書必有得于書之外者。而後能大繼。自今沈潛乎道義。涵育乎詩書。以養其剛勁雄直之氣。冥追潛索。以蘄近乎先生之神采氣味。是其詣極。寧有旣耶。而慶所疑謂不可蹴而幾者。安見終不可及耶。壬午二月桐城葉虔

自序

書法爲中華獨有之藝術。繫乎文化者綦鉅。保存中國文化。於書法尤不可忽。蓋文化之表現多賴文字。中華文字與書法實不可分也。自清季歐風東漸。學界崇尚西方制度。卑視中國文化。而書法亦爲人所不重。受高等教育者。熟習歐美文字。而於本國文字書法至有下筆潦亂不能成章者。吁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是亦志士之所憂也。觀夫東瀛。於中華文物制度。無不察之彌精。研之彌詳。而於書法一道。尤公開研究。考證辨析。精勤備至。輯之雜誌。刊之專書。學校教育。列爲專科。且以科學方法整理廣布之。我之視爲不傳之秘者。人且爲家懸戶誦之物。其用心之周密。致力之辛勤。實非國人所能及。人之視爲環寶者。我則棄之如敝屣。暴棄若是。

豈揮治國故者之所應有哉。宜中華書法之日就衰退也。愚以爲書法之振興。應自公開研究始。不公開無以知人長己短。則真善美無由彰焉。廓清玄渺之論說。發見合理之方法。實爲吾人當務之急。國家應規畫司教之方針。私人勿徒爲風雅之集合。夫然後中華數千年之書法。庶可永續而無替。非然者。再過數年。恐爲東瀛執鞭亦不可得矣。鄭海藏先生致力書法六十餘載。極知此中窳要。五十年來。無與匹儔。立論精當。與徒託空言者不可同日語。不佞私淑十有五載。蒐集墨寶。數逾半千。依年排次。分折研究。復參照古今名家議論。以證其說。淺識妄見。未敢謂有當也。爰錄成帙。以爲公開研究者倡。博雅君子。幸進而教之。則關乎中華文化之推進者誠宏。又非僅不佞一人之私幸也。民國卅一年六月天津張國威自題

太宗搜羅法書備書
 訪當時以李建中字飛瘦
 健姑得時譽猶恨絕無
 秀異至熙豐以後蔡襄
 李時雍體製方入格律
 欲度驂駟終以駁不為
 絕賞繼蘇黃米薛筆勢
 各有趨向

李悅七九大人雅鑒
 李育

海藏先生十四歲遺墨

蒼天不可欺
 此老已昇
 區身後名
 未足寒泉望
 抗人惠太守
 作社守湖上
 千秋姓林君
 山水擅任武
 平坐不隨波
 畫氣一何壯
 於何見顏仁
 隔岸待之宜
 大車馬朽年
 在口甲存只
 為我門深以
 急未誰
 辛丑十月
 林君
 篆題
 墨

海藏先生四十二歲遺墨

蘇州見清節堂規制而善之立徽行	塘堤拱宸橋工直隸河南災公壽振	族南壽俗好溺女公倡立育嬰堂輸	舍去扶資歸里買田宅設典肆乳後	氏蔣氏初與公合資設絲肆絲大售	使營生計咸豐十一年粵寇自蘇州	業精究利病父聽泉公游幕湘中公	四品京堂閩縣鄭孝胥謨并書
----------------	----------------	----------------	----------------	----------------	----------------	----------------	--------------

海藏先生十五歲書墓表

百年世德看喬木
萬卷家藏有賜書

己未冬日
海藏先生
書

海藏先生十六歲書楹帖

文天祥正氣歌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岳，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
 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一一一。在蘇太史，防在晉望孤羊。
 在本堅，臣難在漢蘇武，為眾將，翠頭為楚侍，中血為張，非陽為屈常，山古
 或為遠，泉恬清，滌滌水雪，或為出，印表冠，神壯壯，或為江，折操，祝各竭，賜
 或為學，賦勞送，整頭破，裂是氣，所奇，確榮，為古存，香其，首日，生，死，安，是，論
 地維賴以正，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為之根。嗚呼！余道陽九，隸也實不力。
 坐曰：猘其冠，傳尊，送窮，北風，使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闕鬼火，春院閤天黑。
 牛驥同一皁，雞犬同一羣。但使願無違，至金一朝，索窈窕，分作，潘中，婦如此，異寒者，百沴自辟易。
 哀哉沮洳場，為兵矣。眾國豈有他，孫巧陰陽，不能成，願以取，朕在何，視乎雲白。
 悠悠我心悲蒼天，鳥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搖展吉，讀古道，照顏色。
 文山正氣歌，此近不于天地會，居處，得一千，野比於，喧東，報而，成夫，蓋，敢，才，骨。

海藏先生六十四歲楷書

總姑小可言時命那識之間秋與春不憚水霜成苦節
依然日月見常新長歌莫後悲徒往善論猶思續過秦
海內名流惡屈指却嗟行在感詩人

張庵太僕庚子元旦韵 李青

稿詩歲一十七生先藏海

鍾夫人墓碣道象銘
 對面景程撰
 閩縣鄭孝胥書
 紫輝夫人女中之共
 珠登性粹玉琢神清
 素絲慧質志潛學府
 探賾宏微對時物古
 譽世元俗賢母良妻
 輝輝之姪孰與之齊
 上承長白下吸新地
 起孝流慈坤李斯罕
 柔嘉輝則宗實點華
 精此歲月以勤而家
 家則堂共逸亦隆矣
 美極膏銷輝厥躬矣
 逝水沈珠皎月瘦望
 環佩餘輝松欒碎尼
 進象非穆矣此巖阿
 墓門千載長覆埋鐘
 康德三年 月 日

海 藏 先 生 七 十 七 歲 正 畫

作物外遊未嘗於人
郡貪入閭樂不終非
上而

西子端平李青

所為有常無間寒暑見
善則喜若決江河

李青

餘生已置浮雲外
空手

坐始白身亦

李青

立於萬物先嚮明我得天衰殘
何足歎
日在窗前

在聲古元仙
李青

海藏先生七十七歲書屏

千古之濟學者皆不敢言欲不敢
言利此大義也人皆有欲人皆好利
人已相處之間知其有欲而避其所
不欲知其好利而避其所不利故曰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
謂民之父母

海先生七十九歲書後遺稿

寫得亦有子負笈求晨禮仁
 報少志亦足安多慨然進妻
 竟何能深女堂衣襟為友
 古之人於女能此矣 卷之六
 此草草之類也

海藏先生十六歲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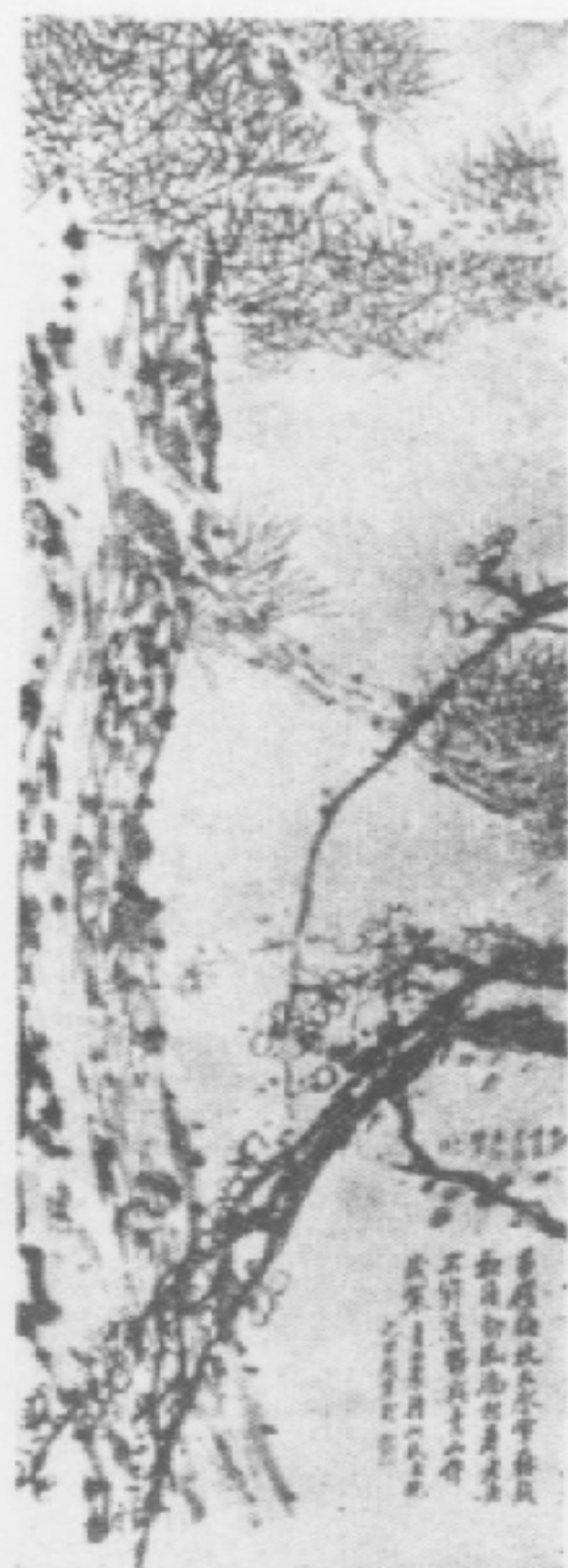
將對參光總美
 官孫光總美
 沙普孫光總美
 時真行曾孫光總美
 貢漸真行曾孫光總美
 溫館漸真行曾孫光總美
 防館漸真行曾孫光總美
 其館漸真行曾孫光總美
 俾館漸真行曾孫光總美
 助館漸真行曾孫光總美
 義館漸真行曾孫光總美

區副區
 授大校政來取
 令授大校政來取
 即授大校政來取
 西馬大校政來取
 司馬大校政來取
 教馬大校政來取
 座馬大校政來取
 張馬大校政來取
 君馬大校政來取

紀
 乃漢
 於也
 於也
 於也
 於也
 於也
 於也

區副區
 授大校政來取
 令授大校政來取
 即授大校政來取
 西馬大校政來取
 司馬大校政來取
 教馬大校政來取
 座馬大校政來取
 張馬大校政來取
 君馬大校政來取

海 藏 先 生 書 招 扇



松畫生先藏海

囊簡久藏蝌斗字
詩壇欲飲鶴鵝軍

壬午三月集京坡詩張蔭田

聯程書所老著

芝瑛小誌

長女芝瑛乳名如意夙性溫良稍解事即能體長者心曲意迎合故先太夫人尤鍾愛之秉養日命室人抱女於牀前以手撫女額曰吾無福與孫長聚矣女猶然若有有所思者生以速曾無戚戚容怡然自樂若能經世說也者戊寅春室人侍妾姝產得留女於家時女斷乳未及有以不忍母于戚之者女曰母為買餅乾去夫當候之於數日不尋其母亦無不憐之容惟慈姑如故僕為索飲食而已某日家人盡出視則留女與余守女趨庭戶外如有職責守衛不稍懈家人遠為延經過歷歷與人不若也余以偏愛女衣必與女相呼父女如于次晚亦知之過余中夜歸女帳先窺然守父已不知幾許聲矣有酒食則語其母曰若看為父留若夫為父戚比余近則趨前告余其孝性益表之大賦也女不滿三歲不復能躬自看却不相索飲食使解不常人好潔異常兒喜解令恒因事則導其先言之戚理儼若長者焉呼可謂慧矣女病之日余以不食性不反願家人為延醫診為腸矢積聚不效三日而殤病危之日女視余如晤人臨之時父亦不可余知緣已盡矣女既殤余本欲如癩旦日夢中始寤之或謂余曰女今事若先太夫人地下矣然罪在耶女生於己亥祀當日殤於戊寅四月十三日為余女僅十八月痛哉天津張詠



著者所作楷書

弁言

一 本書專論海藏先生書法。不及其他。至於先生政治文章。非著者所習。姑付闕如。

二 本書第一編根據海藏先生詩集碑帖題跋等編輯而成。復參容歷代書家論旨。以證其說。旨在折衷。期於發揮無遺。

三 本書第二編根據有恆心字社海藏先生授課評語編輯而成。計自民國七年戊午迄九年庚申。都凡數百條。雖爲時不久。然於書法之門徑指示綦詳。茲分類輯爲如干章節。以便讀者。末附按語。用資詮釋。有志書法者得此。不啻與海藏先生晤對凡案間也。

四 本書第三編爲著者十數年來。就先生墨妙五百餘種分析綜合而得之結

論。語有根據。非屬空談。於先生書法妙處。闡發無餘。所引書件。

即刊海藏墨妙集。以饗讀者。

五 本書雖爲專論海藏先生書法之作。然徵引歷代論書專籍。不下數十百種。名言偉論。所在皆是。足供學者之參考。

六 並世書家專擅一體。或兼擅數體者。頗不乏人。惟與著者多有師友關係。未敢妄加評騭。他日輯中國書道史時紹介之。本書爲專論海藏先生書法之作。故多推重之處。非謂外此無餘子也。

七 本書初稿成於海藏先生逝世之第二月。翌年易稿一次。謄寫副本百份。分呈海內名流及與先生有舊者閱正。承先生介弟稚辛先生孝履令坦金伯平先生邦平葉蔥奇先生虔高足唐仲珣先生遜志審定。贊助資料甚夥。

。謹志謝忱。

八 本書承金息侯先生唐仲恂先生賜序。推爲傳人。著者淺學。愧何敢當。自應益加奮勉。不負二公之推重。

九 本書承諸賢賜題字序。謹鳴謝悃。

十 著者見識淺陋。雖多方搜求海藏先生論書文字。期成全璧。然掛一漏萬。闕憾殊多。尙望海內外閣達指正。俾獲再版增訂。是爲厚幸。

十一 本書付梓。承老友常塗卿先生於溽暑中悉心校對。卒致本書於著者律務百忙中觀成。勞苦功高。良足感謝。校對時斟酌字句。時加釐正。益我尤多。謹鳴謝忱。用彰其劬。

十二 本書封面。承老友楊季隨先生夫人劉文嫻女史繪製圖案。謹此鳴謝。

目錄

海藏先生肖像

海藏先生小傳

諸家題字題辭

諸家題序

自序

海藏先生各體法書及畫松

編者摹墨

弁言(均已見前)

緒言

目錄
一

頁數
一一

807841

第一篇 海藏先生論書精義.....	三
第一章 廓清舊日不合理書法之理論.....	四
第一節 貶黜館閣書體.....	四
第二節 卑視晉唐格轍.....	七
第三節 師古不可盲從.....	一〇
第四節 品節不可漠視.....	一四
第二章 建設合理書法之理論.....	一六
第一節 主楷隸相參.....	一六
第二節 重自我創造惟須先有深厚之素養.....	二三
第三節 重神理輕描畫.....	三一

第四節	主蕭散閑肆.....	三七
第二篇	海藏先生課徒評語類輯.....	四三
第一章	一般學書規律.....	四三
第一節	崇精熟.....	四四
第二節	尙雅馴避俗派.....	四六
第三節	崇博覽.....	五〇
第四節	得筆勢.....	五一
第五節	重意味.....	五四
第六節	作書須放胆恣肆具耿介之氣須有骨氣.....	五六
第七節	貴生動忌板滯.....	五八

第八節	作書須平實安詳謹嚴沈著端厚穩秀清潔切忌草率.....	六一
第九節	學書應從凝重艱澀入手切忌故作古老.....	六六
第十節	作書須有腕力.....	六九
第二章	論習各體書.....	七一
第一節	臨摹法.....	七一
第二節	學篆法.....	七七
第三節	學隸法.....	八〇
第四節	學行草法.....	八一
第五節	作大字法.....	八三
第六節	作小楷法.....	八七

第七節	學北碑可壯骨氣	九〇
第八節	學石門銘不可率意	九二
第九節	泰山金剛經有風味	九三
第十節	學蘭亭易俗	九三
第十一節	學顏書須避俗	九四
第十二節	柳書近匠氣	九五
第十三節	學蘇宜求平實凝重惟祇能取悅俗目	九五
第十四節	學張廉卿可入魏隋	九七
第三章	論筆墨紙質	九七
第三篇	論海藏先生四體書法	一〇三

第一章 本論	一〇三
第一節 海藏先生一生書法分四時期	一〇三
第二節 論海藏先生篆書	一一一
第三節 論海藏先生隸書	一一八
第四節 論海藏先生草書	一二〇
第五節 論海藏先生楷書	一二八
第六節 論海藏先生作書之筆法墨法	一三五
第七節 論海藏先生書法之體勢	一四一
第二章 附論	一四二
贈書略例	一四九

鄭海藏先生書法抉微

法學士張謙感序

緒言

民國戊寅三月。鄭海藏先生薨逝。天下痛悼。先生文章政事。日。姑置勿論。僅就書法一道言之。實爲近百年書道界最有成就最能建樹之作家。不佞學書數十載。與先生結翰墨緣則十有五年矣。

書法爲東方獨有之藝術。實繪畫之精者。自有清中葉以迄今茲。鄧完白伊秉綏何子貞趙撝叔張廉卿諸家以後。求一四體均工且具創造之力者。當推海藏先生。先生於書法之造詣。極爲深邃高遠。然卓然成一代宗匠。則自隱居海上時始。距今已三十餘稔。惟時吳缶廬李梅菴曾農髯沈寐叟陳蒼虬馮蒿叟諸君與先生相友善。書法之精絕殆肇基於斯時。先生作書閩中肆外



。持論尤卓爾不羣。殆性格有以致之歟。先生戊午年爲哲嗣勝作傳自謂憤世嫉俗。其特立獨行可以見矣。雖然。世不乏個性堅強絕俗超塵之士。然眞能表見於藝事者鮮矣。

海藏先生爲哲嗣勝作傳中有云。勝字克己。其父則憤世嫉俗。抗言近世。世所指曰閩縣鄭孝胥者也。勝少而狷介寡言。自其總角。已聞父兄一切論辯是非左右抑揚褒貶之概。益爲孤行獨往。其下視流俗。若塵埃塗炭之不可嚮邇也。戊午正月三日卒。父發其篋。見其所積圖書算數之冊。及鈔錄書籍詩文殘稿。勤而至。峭而悲。宜哉其不永也。嗚呼。其亦稟氣之使然也歟。

先生之書。豪邁渾穆。深得漢魏六朝碑版神髓。茂密俊逸。得力於晉隋諸

賢。故可謂爲集近代碑學帖學之大成者。先生書名滿海內外。冠絕儕輩。良有以也。間嘗論之。自安吳包慎伯藝舟雙楫出。六朝以前碑刻。始與晉後隸素。同爲世人所重視。南海康有爲氏學之衍之。著爲書鏡尤醜詆唐碑。言書法者。遂有北碑南帖之鴻溝。習書者不入於此。卽入於彼。入主出奴。莫衷一是。而學者之成就。遂不免缺而不備之感。夫碑學帖學固書法之兩面。實一而二而一也。學者自持一偏。宜其鮮克有成。然則從事書法者。首應屏除南北之見。先生於此啓示後學最力。其壬辰年詩云。

(上略)時賢爭南北。擾擾吾無取。狂奴薄有態。或者進蟻叟。達哉臨川言。妄鑿妍與醜。

第一篇 海藏先生論書精義

第一章 廓清舊日不合理書法之理論

先生於書法無所不窺。詩章多有流露。對書道之建樹及實踐。頗饒獨到之處。請自積極消極兩方面觀察之。對於當代流行之不合理書法理論。予以廓清之貶黜之。而使有志書道者解脫舊日羈束。此屬之消極方面。即本章所論者也。析其內容。約有四端。

第一節 貶黜館閣書體

館閣書體爲清代應制之書。約分兩種。一曰大卷。所以應殿試之用。一曰白摺。用以應朝考。二者相較。摺用爲多。風尙時變。略與帖同。蓋以書取士。啟於清代乾隆之世。爾時盛用趙孟頫。間及顏清臣。一時名流。書體大率相似。方板纖弱。絕無劍戟森森之氣。自茲以後。雜體並興。歐趙

顏柳。諸家並用。體裁之壞。莫此爲甚。學古之士。或擇精一家。否則購得高第之卷。輒轉臨摹。坊賈翻變。靡壞尤甚。利祿所趨。不辨美惡。明人宋景濂楊士奇吳寬文徵明諸人小楷甚精絕而少奇致逸韻。殆即館閣書體之濫觴。清代列朝皇帝皆喜翰墨。館閣供奉。爭妍筆札。以邀睿賞。有志功名之士率皆講求書法。以備書摺對策之用。然昧於學古。徒追時尚。千篇一律。性靈遂蕩然無存矣。共和以來。科舉雖廢。學者於書法仍多襲館閣之舊。惟海藏先生以前朝耆宿。而能洞燭厥弊。發爲貶黜館閣書體之論。其卓識爲何如耶。

先生題莊蘗詩女士楷隸陶詩序云。

自隋以前。碑石書蹟。無不相通。唐以降則一變矣。因隸意浸失故也。

唐隸唐草唐楷皆不可爲訓。然近人多出於彼。以楷書爲尤甚。士大夫無不習唐碑者。此所以去古愈遠也。莊女士所鈔楚辭陶詩。獨無士大夫館閣之習氣。余謂去古爲近。然則不能隸書者。其楷書草書理不能工。試證之流沙墜簡而可見矣。

又曰 君謨稱楷隸。南北派何如。不作義之媚。知非趁俗書。

因是先生對於董玄宰劉石庵王夢樓姚惜抱諸人書法均有貶詞。並詆館閣書家爲女郎。先生題姚惜抱劉石庵行楷卷子詩云。

明人尙閣帖。香光始一變。國朝競學董。閣然似鄉愿。夢樓尤側媚。岷作吳姬面。姬傳稍勁秀。董鬼終入腕。後世有南園。縱筆絕傲岸。紛紛女郎耳。此士真好漢。

先生謂石菴爲堆墨。見解似在安吳包氏南海康氏之上。詩云

石盦號蘊藉。堆墨作狡獪。

第二節 卑視晉唐格轍

書法至南北朝。隸楷行草體變已極。奇偉婉麗。意態備至。迄於晉唐。掇拾遺緒。不復能變。專講結構。整齊過甚。澆淳散樸。古意已漓。書道至此。不復昔日之盛。且箋素鈎勒。展轉翻刻。廬山真面。渺不可尋。而鍾王非徒筆法雄奇。變化萬態。其所取資。皆漢魏間壞奇偉麗之書。故體質樸古。意態超逸。晉唐而後。徒襲鍾王面貌。全失神理。楊少師一人之外。實鮮傳鍾王衣鉢者。姜堯章曰。古今真書之神妙。無出鍾元常。其次則王逸少。今觀二家之書。皆瀟灑縱橫。何拘平正。良由唐人以書判取士。

而士大夫字書類有科舉習氣。故唐人下筆應規入矩。無復魏晉飄逸之氣。且字之長短大小斜正疏密。天然不齊。孰能一之。魏晉書法之高。良由各盡字之真態。不以私意參之耳。包世臣曰。書至唐季。非詭異即軟媚。軟媚如鄉愿。詭異如素隱。南海康氏曰。自唐以後。局促褊急。若有不終日之勢。此真古今人之不相及也。約而論之。自唐爲界。唐以前之書密。唐以後之書疎。唐以前之書茂。唐以後之書凋。唐以前之書舒。唐以後之書迫。唐以前之書厚。唐以後之書薄。唐以前之書和。唐以後之書爭。唐以前之書澀。唐以後之書滑。唐以前之書曲。唐以後之書直。唐以前之書縱。唐以後之書斂。愚意唐書雖不必盡如康氏所言。然唐書之板滯刻畫。厥失實源於院體之羈束。故少自然變化之妙。阮芸臺曰。宋元書家多爲閣帖

所囿。且若楔帖之外。更無書法。豈不陋哉。包世臣曰。鄧石如計白當黑之論。驗六朝人書無不相合。諸賢之說。僉以晉唐格轍不足爲訓。其故何在。一言以蔽之。晉唐之書。十九一律。變化既少。遂不適於學書者之個性發展耳。

海藏先生既斥館閣書體之不足貴。復追本探源。洞察癥結。進而卑視晉唐格轍爲兒孺。先生題董玄宰書蹟卷子詩云。

書家變法法益奇。近代惟有楊少師。鴻堂著錄信具眼。晉唐格轍如兒孺。
魯公清真未險絕。獨取米老吾猶疑。又聞香光晚年語。甘從公權背獻
羲。始知避滑必就澀。自諷所短非吾欺。諸城繼作欲變董。持此登善防
澆漓。堅實板硬誰辦此。筆前未免慚疲羸。區區分別皆妄鑿。強向故紙

評妍媸。設庵多藝書尤擅。我亦學步聊追隨。何嘗擲筆睨天際。胸無古人任自爲。

先生題楊凝式韭花帖詩。於山陰亦有微詞。照錄如下。

楊風異人不可測。書味淵深見殊力。取徑頗難意頗齋。猶是唐賢舊風格。石齋論書尙適媚。甜滑相尋苦難避。山陰未免俗書譏。飛鳥出林誰可至。

第三節 師古不可盲從

書法在漢代爲專家之學。羊欣謂蕭何題前殿額覃思三月。張安世以善書給事尙書。嚴延年善史書。奏成手中奄忽如神。史遊工散隸。王尊能史書。谷永工筆札。陳遵性善隸書。此皆著於漢史者。降及後漢。好書尤盛。曹

喜。杜度。崔瑗。蔡邕。劉德昇。張芝。鍾繇。梁鵠。皇象之徒。並擅精能。其新意異態。達於極致。唐宋而後。競尙院體。徒講結構。不務神韻。古意已漓。夫所謂古者。別於今而言也。非必古盡優於今也。古代學者。書法爲畢生之業。傾百年之力以赴之。其書尙有名世不名世之分。非必盡可取以爲範。三代周秦兩漢。此古代也。晉隋唐宋。亦古代也。何者足師。何者斯棄。海藏先生於此啟迪學者尤力。首倡疑古之說。夫然後真鑒在抱。不致盲無所從矣。前人可師。取其善。不取其古。古碑可學。以其良。不以其舊。南海康氏主宗魏碑。謂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強。二曰氣象渾穆。三曰筆法跳越。四曰點畫峻厚。五曰意態奇逸。六曰精神飛動。七曰興趣酣足。八曰骨法洞達。九曰結構天成。十曰血肉豐美。余亦曰。書

法具此十美者。雖今人吾亦願爲執鞭。不然者。雖古不顧也。項貞元

元貞字

著者曰

曰。自稱能書者有二病焉。巖搜海釣之夫。每索隱於秦漢。并坐管窺

之輩。恒取式於宋元。太過不及。厥失維均。蓋謂今不及古者。每云今妍古質。以奴書爲謂者。自稱獨擅成家。不學古法者。無稽之徒也。專泥上古者。豈從周之士哉。夫夏彝商鼎。已非汗尊杯飲之風。上棟下宇。亦異巢居穴處之俗。生乎三代之世。不爲三皇之民。矧夫生今之時。奚必反古之道。是以堯舜禹周。皆聖人也。獨孔子爲聖之大成。史李蔡杜。皆書祖也。惟石軍爲書之正鵠。奈何泥古之徒。不悟時中之妙。專以一畫偏長。

二波故壯。妄誇崇質之風。豈知三代後賢。兩晉前哲。尙多太朴之意。宣聖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孫過庭云。古不乖時。今不同弊。審斯二語

。與世推移。規矩從心。中和爲的。謂之曰天之未喪斯文。逸少於今復起。苟微若人。吾誰與歸。又曰。偏泥古體者。蹇鈍之迂儒。自用爲家者。庸僻之俗吏。任筆驟馳者。輕率而踰律。臨池猶豫者。矜持而傷神。由此觀之。不師古無以明書體之源流。徒師古必制學者之新思也。

海藏先生不泥於古於前人深有擇別。先生題李北海古詩十九首墨蹟詩云。

干將莫邪難爭鋒。自言此書與盧鴻。北海自題云故人盧浩然索書由來文選是家學。父子授

受善與邕。願爲鳴鶴殊鴻鵠。善本鳴鶴俗本作鴻鵠誰見香象追飛龍。善家云有軍加能北海如然世間石

刻已希有。朱闌麻紙垂奇縱。吾聞堯章論書法。以行爲真非專工。善白石

云李昌齡鑒孟堅復引狂爲戒。欽斜流弊妨童蒙。趙子固書法均云曰須成北海之狂狂在欲錄法爲元學父子諦觀字裏極

駿逸。超凡絕迹元難從。道州蠖叟主端直。獨至江夏終推崇。平生頗疑

古欺我。顏柳以外皆矇矓。重姿重骨任交詬。千金寶秘歸徐公。

遜

第四節 品節不可漠視

黃山谷曰。學書須要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聖哲之學。書乃可貴。若其靈府無程。使筆墨不減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夫文人無行。自古已然。其胸含忠義。雖落筆不工。然凜然氣節形諸字裏行間。亦有足多者。雖書之工拙。不必與行之善惡相類。然書既工妙。行尤可欽。其作品之傳也。吾知其必臻於久遠。况藝事常與思想相表裏。古之善書者。或則顯貴。或則高行。或則碩學通儒。或則忠貞偉烈。觀書知人。累驗不爽。褚登善顏常山柳諫議文章妙古今。忠義貫日月。其書嚴正之氣。溢於楮墨。歐陽永叔嘗以蔡端明比漢儒者。後人以與蘇黃米三人並列爲有宋四大家。張敬夫嘗

謂韓魏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未嘗作一筆行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竟相關如是。由是觀之。品節德性與書法豈無關係哉。

海藏先生居上海海藏樓日。工楷書文天祥正氣歌懸齋中。其跋語云。文山之氣。配義與道。塞乎天地。余居海藏樓十二年。聊比於遼東帽而已。據此以觀。先生抱冰臥雪大節凜然。宜乎書法卓絕今古。獨步當代矣。先生題黃石齋文治論卷子詩。褒揚氣節道義。詩云。

尼山論人先史魚。有道無道直如矢。石齋可與史魚匹。畢生不屈得其死。奇哉斯人乃多藝。文辭書畫皆絕美。(中略)我與石齋雖鄉里。亡國則同他無似。略談文字尙難追。北山遺臣誰敢比。

先生又題黃石齋手札詩云。

(上略)吾生無死所。媮活視前輩。猶期樹名節。何用託文字。

先生題張瑞圖草書長卷詩中。于吳缶廬之忠義極爲推重。詩云。

缶廬擅三絕。詩筆挾忠義。莫持張比吳。逝者有餘愧。

第二章 建設合理書法之理論

先生於書法積極方面。頗多創論。析其內容。亦分四端。

第一節 主楷隸相參

自斯坦因入新疆。發掘漢晉木簡繚素。上虞羅氏叔蘊輯爲流沙墜簡。由是漢人隸法之秘。盡泄於世。不復受墨本之蔽。昔人窮畢生之力於隸書而無所獲者。至是則洞如觀火。篆隸草楷。無不相通。學書者能悟乎此。其成

就之易已無俟詳論。王右軍曰。夫書先須引八分章草入隸字中。發人意氣。若直取俗書。則不能生發。余亦曰。歷觀鍾王楷法。無不源本於隸。降及六朝。此風猶盛。南海康氏謂南北朝碑莫不有漢分意。若谷朗。郭休。爨寶子。靈廟碑陰。鞠彥雲。弔比干皆用隸體。楊大眼。惠感。鄒長猷。魏靈藏。波磔極意駿厲。猶是隸筆。而谷郎。郭休。爨寶子。枳陽府君。靈廟碑陰。暉福寺。鞠彥雲。以其由隸變楷。足考源流。安吳包氏謂。魏晉以來。皆傳中郎法。八分入隸。始成今真書之形。又謂晉人分法原本鍾梁。尤近隸勢。蔡君謨謂瘞鶴銘乃隋人楷隸相參之作。諸君之說。證之墜簡。實屬確論。驗以書體變化之迹。亦無異言。

海藏先生書法雄偉豪邁。蓋得力於隸書。其題莊靈詩書陶詩序云。

自流沙墜簡出。書法之秘盡洩。使有人發明標舉。俾學者皆可循之以得其徑轍。則書學之復古。可操券而待也。其文隸最多。楷次之。草又次之。然細勘之。楷卽隸也。草亦隸也。(中略)然則不能隸書者。其楷其草理不能工。試證之流沙墜簡而可見矣。

先生述隸不向元詩云。

禮器超詣含高深。史晨淳奧法易尋。石門彫踈華山密。閔博肅括惟蕩陰。意理古淡若西狹。樊敏難遇懷蕭森。漸方漸厲氣甚惡。降及曹魏加崎嶇。墨本摩挲疑莫釋。一玩墜簡如生擒。

先生題陶齋藏瘞鶴銘水拓本詩云。

羣鶴翩翩各冲舉。目送靈眞將出世。世人塵滓滿毫端。正坐尸居帶餘氣。

紛紛聚訟鬧如沸。逸少華陽俱可置。君謨老眼有微言。指出隋賢參楷隸。
。楷隸相參轉出奇。誰將此意試求之。學書聊取記名姓。平正欹斜任自
爲。焦巖蒼蒼隱雲水。上皇樵人呼不起。留待丹徒陳善餘。辯證橫山殊
可喜。

先生跋泰山經石峪謂爲楷隸相參之作。其文云。

相傳書法大字覺令小。小字拓令大。包慎伯非之。以爲大字小字法各不
同。吾意二說皆拘於墟而未通其旨者也。字之疎密肥瘦隨其意態以成其
妙。執死法者必損其天機。大小雖殊。理固無異矣。經石峪大字乃隸楷
相參之法。此縮印本。若登泰山而小天下。山河萬里皆在掌中。其取勢
新奇天開地闢發人神智。眞奇觀也。學者於此。可以悟大小一致之理。

脫俗見於塵土。挾飛仙以遨遊。不亦快哉。

先生題清道人臨魏碑謂楷隸相參爲唐人以前之法。文曰。

蔡君謨謂瘞鶴銘乃六朝人楷隸相參之作。觀六朝人書無不楷隸相參者。此蓋唐以前法。似奇而實正也。

夷考隸書之起源。實由大小篆以及古文變化而出。故欲知隸法者。不可不知篆法。習書者。應通篆隸。乃千古不易之論。隸書之興。有謂在於秦代者。有謂起於盛周者。然其爲由篆變楷之階梯。則古今無不主張一致。張懷瓘書斷曰。隸書者。秦下邳人程邈所作也。蔡邕聖皇編云。程邈刪古之隸文。甄置六書。其四曰佐書是也。秦造隸法。以赴急速。爲官司刑獄用之。餘尙用小篆焉。漢亦因循。至和帝時。賈鮪撰滂喜篇。以倉頡爲上篇。

。訓纂爲中篇。滂喜爲下篇。所謂三倉也。皆用隸字寫之。隸法由茲而廣。案八分卽小篆之捷。隸亦八分之捷。漢陳遵善隸書。與人尺牘。主皆藏之。以爲榮。此其創開隸書之善也。爾後鍾元常王逸少各造其極焉。程邈卽隸書之祖也。書苑菁華載。唐人杜光庭辯隸書之起源在於盛周。曰。世人多以隸書始於秦時程邈。非也。隸書之興。興於周代。按左傳史趙算絳縣人年曰。亥有二首六身。是其物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蓋以亥字之形。似布算之狀。按古文亥作亢。全無其狀。雖春秋之時。文字體別而言。亥字有二首六身。則是今之亥字。下其首之二畫豎置身傍。亥作豕。此則二萬六千六百之數也。據此則春秋之時有隸矣。又水經註云。臨淄人有發古墓者得桐棺。棺外隱起爲文。言齊太公六代孫胡公

之棺也。惟三字古文。餘同今書。此胡公又在春秋之前。卽隸書興於周代明矣。當時未全行。猶與古文相參。自秦程邈以來。乃廢古文。全行隸體。故程邈等擅其名。非創造也。統觀二氏之言。可見隸書起源甚古。雖源於篆。而與之分庭抗禮。且秦漢去古未遠。當時隸體尙存篆籀遺意。魏晉以來。鍾王諸家創製楷書。皆遷就漢隸運筆。結體尙圓而雅淡。其字率扁而弗橢。今傳諸家法帖。若元常宣示表。逸少曹娥碑大令洛神帖。雖經展轉摹拓。而古隸之典型具在。至江右六朝。若宣城輩。雖不以書法名世。然其小楷猶有鍾王遺範。逮及陳隋。正書結字漸尙方正。似猶有漢隸規模。迄於唐初。此風仍未戢也。及歐陽率更虞永興出。乃易方爲長。以就姿媚。後之作者。競相效仿。由是鍾王楷法彌遠。而隸書遺意無復存矣。由

是觀之。今楷源於隸書。有志書學者。通乎隸可悟四體相通之妙。則海藏先生楷隸相參之說。詎可忽耶。

第二節 重自我創造惟須先有深厚之素養

楊子雲曰。書心畫也。言心聲也。聲畫形。則君子小人見矣。竊謂書法。雖似小技。其理亦通於道。書法之精者。可寄性靈。可舒懷抱。表見個性。發揚巧思。蓋吾華文字。本乎象形。實繪畫之精者。書畫同源。代有論者。而作書之頃。神思萃集。非率爾所能操觚。心氣平和者。書必沖淡。精神迫促者。書必簡率。功力深者。雍容典雅。學識淺者。粗陋平俗。奸巧者書險。忠厚者書拙。太平之世。書常厚重。刀兵之年。書多奇險。書黃庭有神遊縹緲之思。寫祭侄具忠義填膺之概。王右軍虞世南字體馨逸。

舉止安和。蓬蓬然得春夏之氣。徐季海善用渴筆。世狀其貌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歐陽父子。險勁秀拔。鷹隼摩空。英俊之氣。咄咄逼人。李太白書新鮮秀活。呼吸清淑。擺脫塵凡。飄飄乎有仙氣。坡老筆挾風濤。天真爛漫。米癡龍跳天門。虎臥鳳閣。山谷清癯雅脫。古澹絕倫。超卓之中。寄託深遠。凡此皆字如其人。自然流露。魯公氣節凜然。故書尤渾厚天成。孫過庭曰。寫樂毅則情多怫鬱。書畫讚則意涉瓌奇。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誠誓。情拘志慘。逸少亦曰。作一字須數種意。故先貴存想。馳思造化古今。故寓情深鬱豪放之間。象物於飛潛動植流時之奇。新理異態。自然逸出。姜堯章曰。風神者。一須人品。二須師法古。三須紙筆佳。四須險勁。五須高明。六須潤澤。七須向背。八須時出新意。自然

長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澤之癯。肥者如貴遊之士。勁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士。欹斜如醉仙。端楷如賢士。是故書之至者。可移人情。可狀物態。蔡伯喈曰。書者散也。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後書之。若迫於事。雖中山兔毫。不能佳也。董道曰。書法要得自然。其於規矩權衡各有成法。不可遁也。至於駿發陵厲。自取氣決。則縱釋法度。隨機制宜。不守一定。若一切束於法者。非書也。

海藏先生於書法極主自我創造。不拘於古人之範圍。而世譽尤不足視。必使真氣流露於字裏行間。先生壬辰年詩云。

作書無難易。要自習之久。苟懷世人譽。俗筆終在手。古今祇此字。點畫別誰某。必隨人作計。毋怪落渠後。但當一掃盡。逸興寄指肘。行間

馳真氣。莫復博土偶。時賢爭南北。擾擾吾無取。狂奴薄有態。或者進
猴叟。達哉臨川言。妄鑿妍與醜。

先生題端句齋藏瘞鶴銘詩（見前）之主張亦復如是。又題董玄宰字卷詩云。

（上略）殺庵多藝書尤擅。我亦學步聊追隨。何嘗擲筆睨天際。胸無古人
任自爲。

先生又曰。學書欲何爲。坐使百事廢。規規摹古人。久之意不快。冥追愈
向上。聊以避前輩。……誰能起自運。寫此蓋世氣。（下略）

能書由天資。成就在學力。徧搜古人奇。一悟或有得。篆分絕矜嚴。取
勢常以逆。草真趨雋永。神味務自適。（下略）

先生題吳讓之小像詩中有云。

安吳矜其書。自詭已入聖。攘之實高弟。孔顏隱相命。此圖名如愚。不違意可並。一時號復古。秘訣擅撥鐙。援碑強入帖。懽悅說難罄。吾觀古書體。風氣各自勝。學之得形似。要亦近其性。誰能受束縛。一一待指證。不如盡掃去。縱筆且乘興。何須鑿妍醜。今日我爲政。

雖然先生主自我創造。固矣。然非謂純出自運。毫無根基。此不可不辨也。孫過庭曰。偏工易就。盡善難求。雖學宗一家。而變成多體。莫不隨其性欲。便以爲姿。質直者則徑挺不適。剛很者又崛強無潤。矜斂者弊於拘束。脫易者失於規矩。溫柔者傷於軟緩。躁勇者過於剽迫。狐疑者溺於滯澀。遲重者終於蹇鈍。斯皆獨行之士。偏翫所乖。至若數畫並施。其形各異。衆點齊列。爲體互乖。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準。違而不犯。

。和而不同。留不常遲。遣不恆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泯規矩於方圓。
。遁鈎繩之曲直。乍顯乍晦。若行若藏。窮變態於毫端。合情調於紙上。
。無間心手。忘懷楷則。自可背獻羲而無失。違鍾張而尙工。譬夫絳樹青琴。
。殊姿共豔。隋珠和璧。異質同妍。何必刻鶴圖龍。竟慙真體。得魚獲兔。
。猶希筌蹄。聞夫家有南威之容。乃可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然後議於
。斷割。語過其分。實累樞機。由是可見學有所本。非杜撰而成。閉門造車。
。必難行天下。有謂海藏先生書法純出自運。絕無師範者。吁。此豈真知
。先生之書者哉。夫藝事重創造。不尙模仿固矣。然創造之基。來自模仿。
。此一定不易之理也。古之聖賢。仰觀俯察。造制文字。象形指事。爲模仿
。之祖。在六書中。較會意轉注諧聲假借爲先。時代相沿。篆隸眞行相繼而

生。至於書法之傳授。尤重師承。迄無私心獨造之事。縱有背古獨造者。吾知其必不能長存天壤。而遺後人。非然者。雖稱獨造。仍爲推陳出新之物。曠觀古今學術制度風俗人情。無不如是。邊論書法矣。鍾元常曰。吾精思學書三十年。讀他法未終盡後學其用筆。若與人居。畫地廣數步。臥畫被穿。過表如廁。終日忘歸。每見萬類。皆畫象之。安吳稱太傅嘔血以求中郎筆訣。逸少仿鍾書。勝於自運。子敬少時學右軍代筆人書。可見古今名家。無不由積學醞釀而得。雖在體勢旣成。自闢門戶。而意態流露。其得力之處。必有見端。南海謂。學書必須摹仿。不得古人形質。無自得性情也。六朝人摹仿已盛。北史趙文深傳周文帝令至江陵影覆寺碑。影覆即唐之響搨。響搨亦摹仿一種也。又如晉人以分隸作行楷。漢人以篆籀作

分隸。固皆來之摹倣。蓋不多摹古碑古帖。以求古人之形質。則性情亦無自而得。雖我之性情不必與古人強同。然吾之性情潛伏於內。藉性情相同之古人引而出之。則吾之天才。遂因是而發揮。否則縱具天才。苟發揮不得其道。行見其湮沒無成。或竟誤入歧途焉。不寧大可悲歎。且書法之精。取象爲先。古賢之瑰蹟宏規。乃象之至近而易取者。學者就此用心模倣。自能融會貫通。發揮個性。否則心迷乎結構之理。手乖于揮運之方。雖欲創造。豈可得哉。李少温自謂於天地山川日月星辰雲露草木文物衣冠。皆有所得。摹仿之可貴。有如是者。若謂終身以摹仿他人爲事。毫無渾化創造。則失藝事之本旨矣。由是論之。古人名家。其模倣也深。斯其創造也偉。海藏先生肄力碑帖最勤。其成就遂呈前無古人之觀。先生嘗謂讀帖

如刺繡。首尾神注。一針不可放過。必詳察其筆畫間架。至一至再。然後臨寫。方可得神。蓋先生所學者廣。故所成者博。觀於末篇所論。可證先生摹倣用力之深。若謂出之獨造。豈探本之論哉。

第三節 重神理輕描畫

王僧虔曰。書之妙道。神采爲上。形質次之。兼之者方可紹事古人。以斯言之。豈易多得。必使心忘於筆。手忘於書。心手達情。書不妄想。是謂求之不得。考之即彰。右軍曰。夫欲學書之法。先乾研墨。凝神靜慮。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則筋脈相連。意在筆先。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此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昔宋翼常作是書。鍾繇乃叱之。遂三年不敢見繇。即潛心改迹。每作一波。常三

過折。每作一點。常隱鋒而爲之。每作一橫畫。如列陣之排雲。每作一戈。
如百鈞之弩發。每作一點。如危峰之墜石。屈折如鋼鈞。每作一牽。如
萬歲之枯籐。每作一放。縱如足行之趁驟。狀如驚蛇之透水。激楚浪以成
文。似虬龍之蜿蜒。謂其妙也。若鸞鳳之徘徊。言其勇也。擺撥似驚雷掣
電。此乃飛空妙密。頃刻沉浮。統攝鏗鏘。啟發跌宕。能使昏迷之輩。漸
覺勝心。博識之流。顯然開朗。唐太宗曰。夫字以神爲精魄。神若不和。
則字無態度也。以心爲筋骨。心若不堅。則字無勁健也。以副毛爲皮膚。
副若不員。則字無溫潤也。所資心副相參用。神氣沖和爲妙。今比重明輕
。用指腕不如鋒鈍。用鋒鈍不如沖和之氣。自然手腕輕虛。則鋒含沉靜。
夫心合於氣。氣合於心。神心之用也。心必靜而已矣。虞安吉云。夫未解

書意者。一點一畫皆求象本。乃轉自取拙。豈是書耶。縱放類本。體樣奪真。可圖其字形。未可稱解筆意。此乃類乎效顰。未入西施之奧室也。故其始學。得其粗未得其精。太緩者滯而無筋。太急者病而無骨。橫豪側管。則鈍慢而肉多。豎筆直鋒。則乾枯而露骨。及其悟也。心動而手均。員者中規。方者中矩。麤而能銳。細而能壯。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思與神會。同乎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矣。虞永興曰。欲書之時。當收視反聽。絕慮凝神。心正氣和。妙契於心。神不正則字欹斜。氣不和則字顛仆。又曰。形字有質。迹本無爲。稟陰陽而動靜。體萬物以成形。達性通變。其常不住。故知書道玄妙。必資神遇。不可以力求也。機巧必須心悟。不可以目取也。且如鑄銅爲鏡。非匠者之明。假筆轉心。非毫端之妙。

必在澄心運思至微至妙之間。神應思澈。又同鼓瑟綸音。妙響隨意而生。握管使鋒。逸態逐豪而應。學者心悟於至道。則書契於無爲。苟涉浮華。終懵於斯理也。孫過庭曰。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彫疎。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務閑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過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筆暢。又曰。窮變態於豪端。合情調於紙上。無間心手。忌懷楷則。張懷瓘曰。僕今所制。不師古法。探文墨之妙有。索萬物之元精。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潤色。雖迹在塵壤。而志出雲霄。靈變無常。務於飛動

。又曰。作書必先識勢。則務遲澀。遲澀分矣。求無拘繫。拘繫亡矣。求諸變態。變態之旨。在乎奪斫。奪斫之理。資於異狀。異狀之變。無溺荒僻。荒僻去矣。務於神采。歐陽率更曰。澄神寧慮。端已正容。秉筆思生。臨池思逸。意在筆先。文向思後。劉正夫曰。觀今之字如觀文繡。觀古之字如觀鐘鼎。學古人字。期於必到。若至妙處。如會于道。則無愧於古矣。蔡君謨曰。學書之要。唯取神氣爲佳。若模象體勢。雖形似而無精神。乃不知書者所爲也。項貞元曰。書之爲言散舒也。意也。如也。欲書必舒散懷抱。至於如意所願。斯可稱神。書不變化。匪足語神也。神化也者。即天機自發。氣韻生動之謂也。人之于書。形質法度。端厚和平。參互錯綜。玲瓏飛逸。誠能如是。可以語神矣。世之論神化者。徒指體勢之異

常。毫端之奮筆。同聲而贊賞之。所識何淺陋者哉。約本其由。深探其旨。不過曰。相時而動。從心所欲云爾。凡斯數家。無不以神韻爲書道之極峰。其徒事描畫僅存形貌者。實不足以言書。善乎輪扁之言曰。得於心而應於手。庖丁之言曰。以神遇不以目視。官止而神行。蓋書之神者。即通於道。學者悟乎此。猶道士服煉已成。神采迥異常人矣。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吾於書法得一實證。雕蟲小技云乎哉。

海藏先生於書法卑視描畫注重神理。其題吳缶廬石鼓册子云。

缶廬以篆刻名天下。所作篆籀。參以刀法。故精緻古茂。冠絕一時。不虛也。近惟何子貞之篆隸。逼真秦漢。嘗見其大篆。真有漆書風味。餘人特描畫而已。若缶廬詣力之深。豈楊詠春吳清卿所能望耶。

先生自題篆書云。

神理氣韻。形於筆墨。何必以取勢爲能乎。

第四節 主蕭散閎肆

先生斥館閣斥董書既如前述。復主楷隸相參。崇自我創造。重風神輕描畫。立論超絕。書法之秘盡洩。雖然猶未爲具體之主張也。先生於書法最終則以蕭散閎肆爲歸。蓋書法之蕭散閎肆。實廓清千年來書學界之障蔽。不啻復古運動。解脫桎梏。返於自然。包世臣康有爲倡於前。先生成於後。阮芸臺南北書派論。謂必有英絕之士領袖之者。吾敢謂海藏先生足以當其任而無愧也。

先生述隸示向元詩云。

千年無隸殆欲絕。東都作者誰知音。墨卿緩叟粗可語。筆驕意狹空相鍼。
。積之日久或有得。子能起予勤摹臨。抗顏舉世孰矜式。當風殊快聊披襟。

先生題張瑞圖書長卷詩云。

崇禎定逆案。閣臣居其四。生祠誰書碑。二水敗以字。其書頗精熟。實則有習氣。豈不勁且巧。所乏蕭散味。豎眉復弩目。俗筆在刻意。對策列第三。立論却有致。用人古不分。稱職足爲治。君子與小人。強名乃多事。人汗言不廢。此理未爲諱。朱君得此卷。喜看騰擲勢。缶盧亦許可。絕歎龍虎臂。吾意獨輕之。一說聊可備。缶盧擅三絕。詩筆挾忠義。莫持張比吳。逝者有餘媿。

又題溫徵德女士書云。

徵德女士臨鄧文公碑三年。其領悟處已可爲知者道矣。恨未脫簪花氣味。宜更於閎肆求之。

又跋錢南園書云。

南園先生之書。自蔡君謨以後一人而已。結體雖出魯公。而計白當黑特多新意。觀君謨金箋帖萬安橋碑。可見其詣力相近處。惟南園筆性峻拔發揚蹈厲之概。微不同耳。何子貞翁叔平皆嘗求其墨迹張於四壁玩之。蓋欲滌趙董之側媚。必有取乎此也。南園肄業五華書院。時荷澤劉中丞藻稱其獨往獨來。必爲將來大開風氣。今於其書如見其人。亦傑矣哉。先生所謂蕭散也。閎肆也。滌趙董側媚也。無一非鍼對晉唐格轍而言也。

且驗之六朝人書。又無不脗合。包世臣曰。北碑畫勢甚長。雖短如黍米。細如纖毫。而出入收放。偃仰。向背。避就。朝揖之法具備。是以雍容寬綽。無畫不長。後人著意留筆。則駐鋒折穎之處。墨多外溢。未及備法而畫已成。故舉止匆遽。界恆苦促。畫恆苦短。黃山谷謂征西出師頌筆短意長。同此妙悟。完白山人計白當黑之論。亦同此旨。古賢論書。足資參證。右軍曰。每作一點畫。皆懸管掉之。令其鋒開。自然遒麗。侍中云。崔杜鍾張二衛之書。筆力驚絕。梁武帝與隱居評書。以中郎爲筆勢洞達。右軍爲字勢雄強。又取象於龍威虎震快馬入陣。凡茲所述。皆不外蕭散闕肆。滌除側媚之論。秦漢書法。所以爲萬世規範者。蓋具此優點也。泊乎晉人。猶存散逸雍容之妙。及阮體興。書法工整如算子。千篇一律。專講結構。

。拘守成法。虛和渾穆之態既絕。而蕭散闊肆之風遂無所存矣。故唐以後書。太半如轅下駒。如三日婦。忸妮羞澀。無地自容。兩宋諸家。固無論矣。即如黃石齋張二水王覺斯輩。筆意驕縱有餘。蕭散不足。至於近代。鄧完白純乎古體不論外。書法得蕭散闊肆之意者。吾推海藏先生。先生榜書。具晉唐面貌。漢魏風神。如仙人嘯樹。海客泛槎。令人想像無盡。其小真書。沖淡奇肆。高寒秀韻。誰謂先生之書。皆金剛怒目耶。綜右所述。於海藏先生書法之理想及實踐。可以知其大略矣。

第二篇 海藏先生課徒評語類輯

海藏先生退休海上。與當世名流唐涉江先生。組織麗澤文社及有恒心字社。以課諸舊家子弟。字社日課。由海藏先生評定甲乙。批示頗詳。其誨人不倦之況。殊屬希有。而於學書之門徑。指示尤詳且至。自戊午（民國七年）迄庚申。（民國九年）開海上書法界空前未有之盛。茲將評語分類輯錄於後。以饗學人。與前篇有體用相聯之妙。讀者幸注意焉。

第一章 一般學書規律

海藏先生謂書法當樹基於篆隸六朝。此爲千古不磨之論。顧歷代書家于初學入門之道。多語焉不詳。奧語玄旨。故神其說。學者懵焉。海藏先生授字社諸子以極平易之方法。語語得之經驗。簡明易行。此所以可貴也。

第一節 崇精熟

戊午六月二十日。評葉昕篆書論語曰。不厭精熟。

戊午七月廿九日。評葉昕篆唐人絕句曰。漸近自然。不厭其熟。

戊午九月廿一日。評唐仲珣臨曹全碑曰。結構頗熟。

戊午九月廿三日。評葉曙篆論語散盤曰。不厭精熟。

己未三月初二日。評葉昕臨石鼓曰。意未純熟。故大字稍枯。

己未三月初七日。評李國瑞隸書曰。筆意甚好。勤習勿懈。

己未三月廿三日。評葉昕篆書曰。不厭精熟。

己未四月廿一日。評葉昕篆書曰。已見精能。再求純熟。又曰。稍大反

弱。由於未熟。

己未五月廿七日。評葉昕石鼓文曰。不厭精熟。

庚申正月廿九日。評李國瑞篆書曰。結構頗熟。

按昔顏魯公求筆法於張長史旭。長史未授。後遊洛下。問於裴倣曰。足下師敬長史。有何所得。倣曰。但得書絹素屏數本。亦嘗論請筆法。惟言倍加功學臨寫。書法當自悟耳。虞世南曰。自古賢哲勤乎學而立其名。若不學即沒世而無聞矣。且會稽之竹箭。湛盧之斷割。不刮而羽之。不淬而礪之。終不見利用之材耳。羲之云。耽翫之功。積如山丘。張芝學書。池水盡墨。當其雅趣。求彼真意。無圖其形容而滯於體質。此貴乎志意專精必有誠應也。夫書法藝事。尤恃功成。所謂讀賦千首。然後能賦是已。若心手未熟而求書法之工。豈可得哉。海藏先生勗諸子學書。首貴精熟。實探

本之論也。

第二節 尙雅馴避俗派

戊午五月廿九日。評孫邦英臨王僧志曰。橫平豎直。可避俗氣。

戊午六月二十日。評葉曙臨唐郭公銘字曰。須避俗氣。

戊午七月初六日。評宋齊賢楷書曰。不染習氣且有舊氣。

同 日。評楊懿洙臨碑塔銘曰。頗有舊氣。

戊午七月廿九日。評劉之泗臨李文田諸體曰。諸體皆未雅。

戊午九月廿一日。評唐君臨陳鴻壽體大字曰。此體易入俗派。宜避之。

戊午九月廿二日。評王以庸臨唐碑曰。筆頗圓活。須避俗氣。

同 日。評楊懿洙臨碑塔銘曰。頗無俗氣。再求精工。

戊午十月二十日。評張宗果金剛經大字曰。雖未盡合。然勝於俗書。

戊午十月二十日。評張宗果摹鄧板橋體曰。殊欠雅馴。

同。日。評葉听大字散盤用筆枯顛曰。仍宜雅馴深厚爲主。一

染時派易入惡道。

同。日。評李國瑞顛筆臨毛公鼎曰。凡作書須先分別雅俗。則

趨向不誤。又曰。貌爲古老者多俗手。不可不知。

戊午十一月廿九日。評宋齡賢臨顏碑曰。筆意頗腹。俗筆易避。

戊午十二月廿三日。評唐君小楷曰。天姿雖高。避俗尤爲要着。

同。日。評葉听篆書曰。板滯易入俗派。須避之。

同。日。評劉之泗臨張遷碑。曰雖未得法却無俗氣。

己未正月廿一日。評楊甲先書曰。下筆甚樸。三體書氣味皆不俗。

同 日。評孫邦華臨顏書曰。學顏尤宜避俗。

同 日。評葉元臨漢碑曰。專習隸書。自無俗氣。

同 日。評葉曙臨顏書曰。顏法頗難脫俗。

己未三月初二日。評楊懿諫字課曰。雖未精熟。頗有舊氣。

己未三月初三日。評何駢憲臨董美人誌小楷曰。下筆不俗。再求精緻。

同 日。評臨同人鄭文公碑曰。筆意不俗。可與學古。

同 日。評宋齊賢楷書曰。拙處反覺不俗。進步未可量也。

同 日。評葉元隸書曰。先入常爲主。故初學尤宜避俗。又曰

大致不俗。

己未三月初七日。評葉曙臨寫修羅碑曰。筆意不俗。更求精到。

己未三月廿三日。評劉賓生臨鄭文公碑曰。氣味頗不俗。用筆尙未盡合。

同。日。評楊懿涑楷書曰。氣韻不俗。再求精細。

己未四月廿一日。評孫邦華臨東坡書曰。筆姿可取。宜避俗筆。

同。日。評宋齊賢楷書曰。未染俗習。務求平正。

按右軍曰。學書作字之體。須遵正法。項穆曰。書戒狂怪與俗。蓋狂怪與俗。如醉酒巫風。丐兒村漢。胡行亂語。顛仆醜陋矣。夫俗別於雅而言也。雅爲言正也。故不正者。俱流俗派。童習尤應戒之。蓋先入爲主。畢生不能脫也。善夫劉彥和曰。夫才有天資。學慎始習。斲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綵定。難可推移。故童子彫琢。必先雅製。自學校制興。學者競尙

解放。摒棄規矩。擱壁獨造。朝學執筆。暮則自誇。任意塗抹。詭言創造。至有一碑尙未寓目。竟以善書自居者。是亦書法之噩運也。夫字之雅。須本乎六書。書之雅。應來自篆隸。海藏先生痛惡俗派。亦初學首應加意者也。

第三節 崇博覽

己未正月。評葉昕篆書曰。氣候已成。務在博覽。

按右軍少習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渡江北遊名山。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書。又於其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遂改其本師。乃於衆碑學習焉。項穆曰。書之法則點畫攸同。形之楮墨。性情各異。猶同源分派。

共樹殊枝者。何哉。資分高下。學別淺深。資學兼長。神融筆暢。苟非交善。詎得從心。所以資貴聰穎。學尚浩淵。資過乎學。每失顛狂。學過乎資。猶存規矩。又曰。始也專宗一家。次則博研衆體。融天機於自得。會衆妙於一心。斯於書也。集大成矣。屠隆曰。吾人學書。當兼收並蓄。聚古人於一堂。接手采於几案。手執心談。求其字體形勢轉側結構。若龍跳虎臥。風雲轉移。若四時代謝。二儀起伏。利若刀戈。強若弓矢。點擗如山頽雨驟。而纖輕如細霧遊徐。使胸中宏博。縱橫有象。庶學不窘於小成。而書可名於當代矣。夫學書應熟習篆隸。所以厚其本。書體非一。非博覽無由窮其變。此海藏先生又曷學者以博覽也。

第四節 得筆勢

戊午六月二十日。評葉元臨史晨碑曰。筆勢未得。

戊午閏七月初三日。評葉元隸書曰。取勢未合。而筆力不弱。

戊午九月二十日。評葉元臨曹全碑曰。頗合勁氣。

戊午九月廿三日。評劉寶生臨鄭文公碑曰。大體尙似。而筆勢未得。

戊午十二月廿九日。評唐遜志臨金文曰。已得勢。更求得神。

戊午十二月廿三日。評劉寶生臨鄭文公碑曰。先求橫平豎直。積久筆勢自

生。

己未三月廿三日。評何駢臺臨蘭亭曰。尙未得勢。

同日。評葉元臨禮器碑曰。摹古務求得其筆勢。若但取貌似

。則近於酬應之作。

己未四月廿一日。評孫邦英書曰。用筆若能取勢。可免板滯。又曰。方

板少味。宜求之於取勢。

蔡邕曰。筆有九勢。一凡落筆結字。上皆覆下。下以承上。使其形勢遞相映帶。無使勢背。二轉筆。宜左右回顧無使節目孤露。三藏鋒。點畫出入之迹。欲左先右。至回左亦爾。四藏頭。員筆屬紙。令筆心常在點畫中行。五護尾。畫點勢盡力收之。六疾勢。出於啄磔之中。又在豎筆緊趨之內。七掠筆。在於趯鋒峻趯用之。八灑勢。在於緊腴戰行之法。九橫鱗豎勒之規。衛夫人曰。用筆有六種。結構員備如篆法。飄颻灑落如草草。凶險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飛白。耿介特立如鶴頭。鬱拔縱橫如古隸。昔宋翼依鍾繇筆法而學書。名遂大振。其法。每作一波。常三過折筆。每作一

點。常隱鋒而爲之。每作一橫畫。如列陣之排雲。每作一戈。如百鈞之終發。每作一點。如高峰墜石屈折如鋼鉤。每作一牽。如萬歲枯籐。每作一放縱。如足行之趣驟是也。張懷瓘曰。偃仰向背謂二字並爲一字。須求點畫上下偃仰離合之勢。又曰。勒鋒磔筆。字須飛動。無凝滯之勢。是謂得法。隋僧智果心成頌曰。向背仰覆。垂縮迴互不失也。行行映帶。聯屬而不背違也。此皆言書法之筆勢也。蓋書法之有筆勢。如行伍之有陣容。若書無筆勢。如行伍散漫。直鳥合之衆耳。海藏先生書法最擅筆勢。故勗人亦以筆勢爲先。

第五節 重意味

戊午六月二十日。評葉暉篆書論語曰。已得意味。其進必速。

戊午閏七月初三日。評宋齊賢臨南唐集字曰。筆力漸長。氣味亦好。

戊午九月廿三日。評孫邦華字課曰。意趣未足。

戊午十月二十日。評葉曙小篆書曰。漸入精細。兼有意味。

同。評李國瑞臨張遷碑曰。須在用筆處追其意味。如但描

畫殊無合處。又曰。間架似相近。惜未得其意味。

戊午十一月廿八日。評葉曙篆書建首曰。下筆太僵。故無意味。

戊午十二月廿三日。評劉寶生臨鄧文公碑曰。摹臨者得間架易。得意味難

同。評唐遜志小楷曰。筆勢超動。妙在得味。

己未四月廿一日。評葉元隸書曰。漸有意味。再加研究。

己未五月廿七日。評宋念慈日課曰。大字頗有意味。

按意味者。即本書第一篇第二章第三節所言神理是也。蓋書法之有意味。如吾人之有精神。否則神不收舍。形骸徒存。直一木雕泥塑矣。說詳前篇。茲不贅述。

第六節 作書須放膽須恣肆須有耿介之氣須有骨氣

戊午七月初三日。評葉元臨漢碑曰。漸就範。亦得味。更放胆爲之。

戊午七月廿九日。評葉元隸書曰。雖未盡合。然骨氣頗重。

戊午九月廿二日。評王以庸字課曰。筆頗舒展。尙欠骨氣。

戊午九月廿三日。評華元隸書曰。頗有骨氣。惜筆不適用。

戊午十月二十日。評葉元隸書曰。雖未盡合。峭倅有氣概。

己未三月初七日。評宋歸賢行楷曰。筆姿甚美。當令學北碑以壯其骨。

己未三月廿三日。評劉賓生臨張黑女志小楷曰。小字短筆。尤貴恣肆。

須求筆筆送到。

己未四月廿一日。評劉賓生臨鄭文公碑曰。結體頗合。而用筆未肆。

庚申正月廿九日。評葉元隸書曰。雖未盡合。頗有耿介之氣。

庚申正月廿九日。評王保臨小字麻姑仙壇記曰。寬博閑靜。意度不凡。

按蔡邕曰。書者。散也。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後書之。若迫於事。雖
中山兔毫。不能佳也。翰林粹言曰。字形在紙。筆法在手。筆意在心。筆
筆生意。分間布白。小心布置。大胆落筆。南海李紫屏先生嘗語余曰。臨
書無我相。自運無人相。蓋臨摹不可參以己意。所以存誠求真。自運不可
蔽于外間毀譽。所以發揮自我個性。是故落筆不能放胆者。未見其制作之

精也。董玄宰曰。書家以豪逸有氣能自結撰爲極則。斯海藏先生所謂耿介之氣是也。衛夫人曰。善筆力多骨。蓋筆力驕健。字有骨氣。亦放胆所致也。海藏先生嘗曰。臨摹須筆意透露。自運乃可類唐。斯所謂類唐者。即放胆作書。非謂任意落筆。如前篇所論。先生於書法極主自創。其意亦基於此也。

第七節 貴生動忌板滯

戊午六月二十日。評何擘憲臨龍藏寺碑曰。稍嫌板滯。

戊午九月廿一日。評葉昕臨金文曰。展大猶苦板滯。

同日。評葉曙篆書建首曰。初寫多患板滯。久則自然。

戊午九月廿二日。評葉昕臨石鼓曰。稍欠生動。

戊午九月廿三日。評葉曙臨石鼓曰。雖小滯。久之自活。又曰。稍板。

久之書熟。

戊午十月二十日。評葉曙篆書建首曰。猶覺板滯。

戊午十二月廿五日。評葉昕篆書曰。板滯易入俗派。須避之。

己未正月廿一日。評孫邦英臨隋碑曰。重拙可取。惟須去其板滯。

己未四月廿一日。評孫邦英臨隋碑曰。用筆若能取勢。可免板滯。又曰

。方板少味。宜求之於取勢。

己未五月廿七日。評孫邦英臨隋碑曰。苦于板滯。

庚申正月廿九日。評葉昕篆書曰。力量未充。故覺板滯。又曰。已能嫻

熟。猶少曲折停頓之妙。

同 日。評王保臨顏書曰。稍苦板滯。

同 日。評李國瑞臨張遷碑陰曰。下筆猶滯。

己未四月廿一日。評葉昕篆書曰。既能工整。務求生動。

戊午十一月廿八日。評葉曙篆書建首曰。下筆太僵。故無意味。須求圓活

。則易於進步。

戊午五月廿九日。評葉昕小字金文曰。小者愈佳。甚得活法。

己未四月廿一日。評葉元臨漢碑曰。筆意未活。

戊午六月二十日。評劉寶生小字張黑女志曰。用筆未調。

己未正月廿一日。評孫邦英字課曰。摹古務令筆意透露。

己未三月廿三日。評孫邦英字課曰。筆意板重。勝於輕率。然須求其縱

橫透露。又曰。間架尙可。筆意未透。

己未四月廿一日。評劉寶生臨鄭文公曰。大致不差。用筆未到。

庚申正月廿九日。評葉曙篆書曰。結構稍熟。筆意未透。

按張懷瓘曰。勒鋒礫筆。字須飛動。無凝滯之勢。是爲得法。項穆曰。書有三戒。初學分布。戒不均與欹。繼知規矩。戒不活與滯。終能純熟。戒狂怪。不活與滯。如土塑木雕。不說不笑。板定固窒。無生氣矣。張長史曰。書法妙在執筆。令其圓暢。勿使拘攣。趙子昂曰。書貴紙筆調和。若紙不稱。雖能書亦不能善矣。譬之快馬行泥澤中。其能善乎。蓋書能生動。始鄰於神妙之境。海藏先生於書法至鄙拙畫。故勗學子以生動也。

第八節 作書須平實安詳謹嚴沈著端厚穩秀清潔切忌草率

戊午六月二十日。評何駢憲臨董美人墓誌曰。清秀而未入細。

戊午六月二十日。評何駢憲臨蘭亭叙曰。近率。

同 日。評同人臨董美人志曰。微覺草率。

同 日。評同人臨龍藏寺董美人志曰。清秀而未入細。又曰。

氣清而毫不足。

戊午七月初六日。評同人臨董美人志曰。筆意清勁。再求入細。又曰。

氣甚清而限於筆。

戊午九月廿一日。評唐遜志臨曹全碑曰。結體取勢。甚得風味。惟用筆

須再求沉着。

戊午九月廿二日。評葉昕小字金文曰。嚴整不懈。

同 日。評王以庸小楷曰。草草未能見長。

同 日。評王乃康臨皇甫君碑曰。筆氣尙清。又曰。神清可學。

戊午十二月初七日。評孫邦英字課曰。下筆太輕。則筆墨俱不入紙。

戊午十二月廿八日。評洪祥麟臨東坡行書曰。頗穩秀。

戊午十二月廿九日。評唐遜志臨蘭亭曰。太快欠沉着。

戊午十二月廿九日。評唐遜志臨鄧文公碑曰。下筆頗有風味。惟須求謹嚴。

。以避習氣。

同 日。評孫邦英小楷曰。落筆太輕。則意不透露。

同 日。評吳光燁臨九成宮曰。大小字均頗潔淨。更求端厚。

同 日。評楊懿速臨唐碑曰。再求端重。

戊午十一月初七日。評楊甲先臨隋碑曰。各體皆平正凝重。循此自易精進。

同

日。評孫邦華臨虞姑壇曰。天姿高者。下筆易得風氣。然用功須筆筆踏實。故必以謹嚴精緻爲能。

戊午十二月廿三日。評劉之泗臨張遷碑曰。下筆頗潔。更求揣摩。

同

日。評劉寶生臨張黑女小楷曰。筆意安詳。加以揣摩。可以制勝。

同

日。評孫邦華字課曰。稍病草率。須求細密。

同

日。評劉寶生臨鄭文公曰。小字安詳。便覺不俗。

己未正月廿一日。評葉元北魏書曰。筆勢未展。平正可取。

己未三月初二日。評孫邦華字課曰。下筆沈實可取。

己未三月初七日。評葉元隸書曰。用筆稍平正。

己未三月廿三日。評孫邦英字課曰。稍病草率。須求細密。

同 日。評何騏憲臨龍藏寺曰。筆氣甚清。

己未四月廿一日。評宋齊賢字課曰。未染俗習。務求平正。

同 日。評何騏憲臨龍藏寺曰。大字有清氣。

同 日。評楊懿諫臨唐碑曰。尙有清氣。不同板濁。

按書法三昧曰。夫作字之要。下筆須沈著。雖一點一畫之間。皆須三過其筆。方爲法書。右軍曰。凡書貴乎沈靜。令意在筆先。字居心後。未作之始。結思成矣。項穆曰。書有三要。第一要清整。清則點畫不混雜。整則形體不偏邪。第二要溫潤。溫則性情不驕怒。潤則折挫不枯澀。第三要閒

雅。閒則運用不矜持。雅則起伏不恣肆。蓋書法形學。宜令其衆美兼備。乃可名家。平實安詳。沈著端厚。穩秀清潔。均爲書法獨有之美。歷代以書法名家者。或獨擅其一。或衆美兼擅。未有以拙劣纖弱粗獷浮滑而名家者。海藏先生兼重碑學帖學。故以斯數者勸其桃李。竊謂學碑能得沈著端厚之妙。習帖能得穩秀清潔之美。兩者得兼。斯爲上乘也。

第九節 學書應從凝重艱澀入手切忌故作古老。

戊午七月初六日。評劉寶生臨張黑女碑曰。雖未精到。下筆頗重。

戊午七月廿九日。評宋齡賢臨南唐集字曰。下筆頗舒展。然仍宜取碑版摹寫。從艱澀中求之。方有根柢。

戊午九月廿一日。評葉曙篆書建首曰。從凝重入手。其進必速。

戊午十月二十日。評李國瑞顛筆篆書曰。貌爲古老者。多俗手。不可不知。

戊午十二月初七日。評楊甲先臨隋碑曰。各體皆平正凝重。循此自易精進。戊午十二月廿九日。評某君臨南唐集字曰。更求凝鍊。勿令趁筆。

同 日。評唐遜志臨碑曰。氣清筆樸。再求凝重。

己未正月廿一日。評孫邦華行草書曰。頗有筆姿。然行草亦須從凝重入手。

同 日。評孫邦英臨隋碑曰。重拙可取。惟須去其板滯。

己未三月初二日。評宋齊賢楷書曰。拙處反覺不俗。進步未可量也。

同 日。評孫邦英字課曰。氣味甚佳。須細加研究。不可遽作

老境。

己未三月廿三日。評孫邦華臨東坡書曰。下筆凝重有意。再求精細。

己未五月廿七日。評孫邦華臨東坡書曰。頗有姿致。再求凝重。

己未閏七月初七日。評唐遜志字課曰。下筆太易。未得澀中之妙。

己未十月二十日。評李國瑞字課曰。下筆再求凝重。

同 日。評劉寶生臨張黑女志曰。雖未甚細。用筆尙重。

己未十二月廿三日。評李國瑞字課曰。下筆再求凝重。

謹按蔡邕九勢。其四曰藏頭。其五曰護尾。其八曰澀勢。唐韓方明授筆要說云。夫執筆在乎便穩。用筆在乎輕健。故輕則須沉。便則須澀。謂藏鋒也。不澀則險勁之狀無由而生。太流則便成浮滑。均言用筆貴乎艱澀也。

蓋書能艱澀。筆力常透過紙背。字形雖不工。然其點畫未有不沉着端厚者。昔南海李紫屏先生授余九江先生筆法。執筆覺全身之力。集於肘而達於腕。執筆頃刻。筋肉怒張。若懸崖勒馬。有進退不能之勢。故毫着紙上。灑然有聲。墨汁下注。常透紙背。紙質薄脆者。遇毫輒破。嘗見海藏先生書法。無不以灑筆出之。故獨擅拙重之妙也。至如書法之造詣。常隨其功力之深淺。故蒼深渾古。非一蹴而至。必學業功力二者兼至。始克達之。世之作書者。多貌爲古老。查其筆法結構。一無所本。蓬頭垢面。益形其醜耳。

第十節 作書須有腕力

戊午九月廿一日。評葉元隸書曰。腕力不弱。

戊午十二月廿三日。評宋齡賢臨南唐集字曰。饒有筆致。唯恨稍弱。

己未正月廿一日。評葉書庠字課曰。氣頗安詳。猶苦腕弱。

庚申正月廿九日。評米紀瑜臨碑塔銘曰。力量未充。

同 日。評宋齡賢臨顏書曰。頗有姿勢。力量未充。

同 日。評葉昕篆書曰。力量未充。故覺板滯。

謹按鍾元常曰。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蓋知筆端之妙。全在筋力。筋力之勢。運於指腕。衛夫人曰。點畫波掣屈曲。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

之。此皆言腕力於書法之重要。南海季紫屏先生授余朱九江先生筆法曰。

虛拳實指平腕豎鋒。腕愈平。則虎口愈切案。筋必反紐。故通身之力。奔赴肘而達於腕。故作書無不沈雄樸茂。若徒知運指而腕不知。其書未有不

浮滑者。蓋選指作書。力僅在指。而無與於全身之力。斯筆力所以靡弱也。

第二章 論習各體書

第一節 臨摹法

(一)注意結構不可但取大意

戊午六月二十日。評劉寶生臨張黑女碑曰。結構多未穩妥。宜再細意研究。

同 日。評何駢憲臨蘭亭叙曰。結構尙生。

同 日。評孫邦華臨赤壁賦曰。結構多未穩。

同 日。評楊懿涑臨磚塔銘曰。臨寫時。宜極意求似。不可但取大意。

戊午七月初六日。評劉寶生臨鄭文公碑曰。結構頗似。用筆未盡相合。

戊午閏七月初三日。評劉寶生臨張黑女志曰。未能精細。

戊午九月廿一日。評劉寶生臨鄭文公碑曰。結構未緊。

戊午九月廿三日。評王以庸臨唐隸曰。精意求工。方能入細。

戊午十月二十日。評葉曙臨小篆書曰。漸入精細。兼有意味。

戊午十一月初七日。評楊懿洙臨唐碑曰。臨摹則以形似爲先。

同 日。評孫邦英臨北碑曰。臨碑必須細意。先求形似。

戊午十一月廿八日。評鄭國華臨鄭文公碑曰。先求形似。乃可進步。

戊午十二月廿九日。評唐遜志臨草書曰。須細意臨摹。先求點畫無誤。

同 日。評劉寶生臨張黑女志曰。小楷筆有姿致。再求細密。

戊午十一月廿九日。評孫邦英真書曰。筆致頗近北碑。務求精意摹仿。

戊午十二月廿三日。評劉之泗摹張廉卿書曰。筆力尙足。更求細密。

己未正月。評劉寶生臨鄭文公碑曰。尙未盡似。仍須細看。然後

下筆。

己未三月初二日。評孫邦華臨碑曰。氣味不俗。須筆筆研究。會有着落。
。不可但取大意。

己未三月廿三日。評楊懿洙臨唐碑曰。結體用筆。再求入細。

己未三月廿三日。評葉元臨漢碑曰。初學務求形似。乃有進步。

己未四月廿一日。評劉寶生臨鄭文公碑曰。筆意漸近。結體再加細究。

己未四月廿一日。評宋齡賢臨碑曰。寬和有姿致。結構再求精細。

同

日。評葉元臨張遜先寫本漢碑曰。宜求搨本。筆筆摹仿。

乃可求似。

庚申三月初七日。評葉有臨漢碑曰。細看精摹。乃得神似。

(二)摹古貴得筆勢。不可徒重形貌。(詳見前節第四)

(三)臨摹須筆意透露。以求其曲折停頓之妙。(詳見前節第七)

(四)書通即變。然後自運。乃可類唐。(詳見本篇第二章第一節)

按臨摹爲學書之基礎。董元宰曰。學書不從臨古人。必墮惡道。旨哉言乎

。臨摹之道。約有四種。一曰臨。二曰摹。三曰響搨。四曰硬黃。臨者。

置紙法書之旁。俾腕纖濃點畫而仿爲之。摹者。籠紙法書之上。映照而筆

取之。響搨者。坐暗室中。穴牖如盎大。懸紙與法書。映而取之。欲其透

射畢見。以法書故綠色沉暗。非此不澈也。硬黃者。嫌紙性終帶暗澀。置之熱熨斗上。以黃臘塗勻。紙雖稍硬。而瑩澈透明。無不纖毫畢現。今日學書者。多用臨摹硬黃三種。響搨僅於摹仿書畫用之。初學步驟首用硬黃之法。即臨光紙
影搨法所以細意揣摩法帖之結構也。稍進始用背臨之法。雖不易奏効。久之自然得其筆勢。故二者不可偏廢。蓋摹帖如梓人作室。梁櫨榱桷。雖具準繩。而締創既成。氣象自有工拙。而臨帖如雙鶻並翔。青天浮雲。浩蕩萬里。各隨所至而息。良以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忽其筆意。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其筆意。初學所以先摹者。即用以節度其手也。李流芳曰。學書貴得其用筆之意。不專以臨摹形似爲工。然不臨摹。則與古人不親。用筆結體。終不能去其本色。摹書然後知古人難到。尺尺寸寸

而規之。求其肖而愈不可得。故學者患苦之。然以爲某書某書則不肖。去自書則遠矣。故多摹古帖。而不苦其難。自漸去本色以造入古人堂奧也。雖然。學書非以臨摹爲止境。必也書通後自變其體。以傳後世。斯即所謂臻於創造之境。書法之事畢矣。海藏先生所謂自運乃可頽唐者。即創造之謂也。前章所述神理。即頽唐之謂也。郝經曰。書猶學之于人。非自得之于己也。必觀夫天地法象之端。人物器皿之狀。鳥獸草木之文。日月星辰之章。煙雲雨露之態。求制作之所以然。則知書法之自然。猶之於外。非自得之於內也。必精窮天下之理。鍛鍊天下之筆。紛紜天下之變。究氣忘慮。撲滅潛馳。澹然無欲。儻然無爲。心手相忘。縱意所如。不知書之爲我。我之爲書。悠然而化。技入於道。凡有所書。神妙不測。盡爲自然造

化。不復有筆墨。神在意存而已。盛熙明日。翰墨之妙。通於神明。故必積學累功。心手相忘。當其揮運之際。自有成書于胸中。乃能精神融會。悉寓於書。或遲或速。動合規矩。變化無常。而風神超逸。是非高明之資。孰克然耶。

第二節 學篆法

(一)專習篆書。可俯視一切。

己未 正月。評葉昕篆書曰。專習篆書。可俯視一切。

(二)忌枯瘦忌露骨

戊午六月二十日。評葉昕臨石鼓文曰。過於枯瘦。則苦味短。又曰。大字猶苦露骨。

戊午七月初六日。評葉昕臨石鼓文曰。放大猶苦枯蹇。

戊午十一月廿八日。評葉曙篆書建首曰。下筆太僵。故無意味。

(三)重圓活注意曲折停頓之妙。

戊午七月初三日。評葉昕篆書曰。意趣不足。故遜於小字。

戊午七月初六日。評葉曙篆書曰。雖未精熟。引筆處頗有味。

戊午十二月廿八日。評葉曙篆書曰。須求圓活。則易於進步。

庚申正月廿九日。評葉昕篆書曰。已能嫺熟。猶少曲折停頓之妙。又曰

。頗有雋味。

(四)軟筆作勁字

戊午九月廿三日。評葉曙篆書曰。用軟筆作勁字。意趣自生。

按篆書爲四體之本。若能熟習。他體不求工而自工。溯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孳乳而寢多也。箸於竹帛者。謂之書。書者。如也。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比類合誼。以見指擣。武信是也。五曰轉注。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本無其字。依聲紀事。令長是也。文字雖多。無出乎六書之外。熟習篆書。可知文字變化之迹。可知文字創造之原。昔鄧完白專習篆書數十年。然後習隸楷行草無不工。其書法爲有清一代大家。海藏先生謂專習篆書可俯視一切。豈無故哉。

第三節 學隸法

(一)專習隸書。可避俗氣。

己未正月廿一日。評葉元臨漢碑曰。專習隸書。可避俗氣。

(二)鋪毫轉筆。則神智自生。

戊午九月廿三日。評葉元臨漢碑曰。鋪毫轉筆。則神智自生。

(三)尚謹嚴貴平正

戊午十一月初七日。評葉元隸書曰。禮器可學。且無流弊。

戊午十一月廿八日。評葉元臨禮器碑曰。須求圓活。乃可尋其神理。

戊午十一月廿九日。評唐遜志臨曹全碑曰。頗得風味。且取謹嚴。如史晨

乙瑛諸碑學之。

己未四月廿一日。評葉元隸書曰。隸書先要橫平豎直。乃可漸入。

(四)初學可臨禮器史晨乙瑛

戊午十一月初七日。評葉元隸書曰。禮器可學。且無流弊。

戊午十一月廿九日。評唐遜志隸書曰。取謹嚴如史晨乙瑛諸碑學之。

按隸書爲楷書之祖。若工隸書。其楷書不求工而自工。此自然之理也。用筆之法。不外方圓。方者外拓。圓者中含。隸用方筆。故貴筆毫平鋪。篆用圓筆。故貴藏鋒內轉。

第四節 學行草法

(一)須從凝重入

己未正月廿一日。評孫邦華草書曰。頗有筆致。然行草亦須從凝重入。

放縱者多難進步。

(二)忌草率

戊午十二月廿九日。評某君草書曰。凡作行草。尤不可草率。

按王羲之題筆陣圖後云。草書亦復須篆勢八分古隸相雜。亦不得急。令墨不入紙。若急作。意思淺薄。而筆即直過。黃伯思曰。張懷瓘以會稽草書拘法度少縱放。列第八非也。蓋草之狂怪。乃書之下者。因陋就淺。徒足以障拙目耳。若逸少草之佳處。蓋與縱心者契妙。寧可與不踰矩議之哉。若懷瓘者以形模求字。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東坡曰。草書難於嚴重。山谷曰。楷法欲如快馬砍陣。草法欲左規右矩。又曰。凡書之害。姿媚是其小疵。輕佻是其大病。直須落筆一端正。至於放筆。自然成行。筆則雖

草。而筆意端正。最忌用意裝綴。便不成書。趙孟堅曰。晉賢草體。虛淡蕭散。此爲至妙。惟大令縮秋蛇爲文皇所譏。至唐旭素方作連綿之筆。此黃伯思簡齋堯章所不取也。今人但見爛然如藤纏者。爲草書之妙。要之。晉人之妙不在此。法度端嚴中蕭散爲勝耳。梁武帝狀草勢曰。若舉翅而不飛。欲走而還停。與海藏先生所謂能速不速。蟬蛻無形。同一妙諦也。

第五節 作大字法

(一) 忌枯蹇

戊午七月初六日。評葉昕字課曰。放大猶苦枯蹇。

己未五月廿七日。評何駢憲字課曰。大字行書均苦拘束。

同 日。評葉昕字課曰。放大猶苦力茶。

庚申十月二十日。評孫邦華大字曰。金剛經頗有風味。但須細意精摹。

不可草率

(二) 貴有趣

戊午六月二十日。評葉昕大字曰。大字猶苦露骨。

戊午閏七月初三日。評葉昕大字曰。意趣不足。故遜於小字。

戊午十一月廿九日。評某君字課曰。大字頗有風致。

己未五月廿七日。評宋念慈大字曰。頗有意味。

(三) 貴能得勢

戊午七月廿九日。評葉元隸書曰。用筆未得勢。作二寸以內足矣。不必

以大爲貴。

戊午九月廿一日。評葉昕大字曰。展大稍苦板滯。

戊午十二月廿八日。評葉昕大字曰。小字最勝。大者稍生。務求精熟。乃

能熨貼有味。

己未三月廿三日。評葉昕大字曰。大字尙灑。小字漸近自然。

己未四月廿一日。評孫邦華大字曰。大字有姿致。勝於小字。

同。日。評何騏驎臨龍藏寺大字曰。大字有清氣。

按杜工部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可知古人童年。先作大字也。大字。一曰榜書。古名署書。蕭何用以題蒼龍白虎二闕。又稱擘窠大字。其法與小字異。康南海謂有五難。一曰。執筆不同。二曰。運管不習。三曰。立身驟變。四曰。臨仿難周。五曰。筆毫難精。有此五難。故能書之人。

熟精碑法。偶作榜書。多失故步。惟康氏或指尺外大字而言。若尺內數寸者。固不必如是也。大字以其面積廣闊。故用筆與小字異。五尺以內。尙可以人力揮毫。逾此。非積沙堆砌雙鉤不可矣。近日市廛所揭匾額。字大不過五尺。非精於此者。亦難儕於作家之林。民國以來。海藏先生避地申江。鬻書自給。各大銀行商舖匾額。多出先生手。而海內擅榜書者。亦推先生爲首選。先生爲人夙豪邁。故榜書亦如之。願大字之法。首應避苦蹇。方能得勢。而有意趣。先生嘗曰。字之疎密肥瘦。隨其意態以成其妙。執死法者。必損其天機。大小雖殊。理固無異矣。余謂榜書固以筆墨雍容爲上。而雄健雅潔亦屬重要。康氏所謂不虛作氣勢。蓋未知其深也。南海之書。得之陳搏。陳搏全宗石門銘。試比觀三家之書。何嘗無氣勢。若如

清朝殿門題榜。均泥塑無生氣。亦將謂爲榜書之極品。其然豈其然耶。

第六節 作小楷法

(一) 須平正開展

戊午十一月初七日。評楊懿諫小字曰。小楷須平正開展。

同 日。評葉書庠小字曰。尙開展。

同 日。評葉昫小字曰。小楷大字皆開展。

戊午十一月廿九日。評吳光煒小字曰。大小字均頗潔淨。更求端厚。

戊午十二月廿三日。評唐遜志小楷曰。筆勢超勁。妙在得味。

同 日。評劉賈生小楷曰。筆意安詳。加以揣摩。可以制勝。

己未三月廿三日。評何駢惠小楷曰。筆意雅靜。再求寬展。

己未四月廿一日。評何駢憲小楷曰。頗平正。筆墨若精。可以增妍。

己未五月廿七日。評劉寶生小楷曰。小字務求筆筆舒展。有着落乃有進

境。

庚申正月廿九日。評王保小楷曰。寬博閑靜。意度不凡。

(二) 須筆筆精細

戊午十一月廿九日。評劉寶生小楷曰。小楷筆有姿致。再求細密。

戊午十二月廿九日。評孫邦英小楷曰。落筆太輕。則意不透露。

己未三月廿三日。評劉寶生小楷曰。小字要筆筆精細。方有進境。

己未四月廿一日。評劉寶生小楷曰。小字反覺粗率。何也。

(三) 貴恣肆

戊午七月初六日。評葉昕小字曰。小者愈佳。甚得活法。

己未四月廿一日。評劉寶生小字曰。小字短筆。尤貴恣肆。須求筆筆送

到。

(四)不貴習摺

戊午九月廿三日。評劉寶生臨張黑女小楷曰。因兼有習摺之意。故摹臨難進。

按小楷爲公文所習用。清代以科舉取士。故尤重之。卽所謂館閣體者是也。康南海言清代館閣體之盛。曰。考其結構。頗與古異。察其措抹。更有時宜。雖導源古人。實別開體製。其配製勻停。調和安協。修短合度。輕重中衡。分行布白。縱橫合乎阡陌之經。引筆著墨。濃淡燦乎珠玉之彩。

縮率更魯公於分釐之間。運龍跳虎臥於格式之內。精能工巧。遏越前載。此一朝之絕詣。先士之化裁。晉唐以來。無與倫比。班固有言。蓋祿利之道然也。雖然。館閣書體。既制楷學人數百年。其極也。遂使書法成爲算子。名流書體。大率相似。夫字猶面也。人各不同。而館閣書體。能使習書者。人人一制。且習斯體者。多輕臨古。故作字大都如轅下駒。如三日婦。拘束忒妮。毫無性靈。東坡曰。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故小字尤貴恣肆。蓋非如是。不能矯館閣之失也。顧正書源於隸書。小字尤貴開展。試觀鍾王小楷。筆筆開展。字字平正與隸法無不脗合。且小字易於粗率。右軍曰。莫以字小易。而忙行筆勢。此海藏先生所以勗學子以筆筆精細也。

第七節 學北碑可壯骨氣

己未三月初七日。評宋齡賢行楷曰。筆恣甚美。當令學北碑以壯其骨。
按康南海曰。北碑莫盛於魏。莫備於魏。蓋乘晉宋之末運。兼齊梁之流風。
。享國既永。藝業自興。孝文黼黻。篤好文術。潤色鴻業。故太和之後。
碑版尤盛。佳書妙製。率在其時。延昌正光。染被斯暢。攷其體裁俊偉。
筆勢深厚。恢恢乎有太平之象。太和之後。諸家角出。奇逸則有石門銘。
古樸則有靈廟碑。鞠彥雲。古茂則有暉福寺。瘦硬則有弔比干。高美則有
靈廟碑陰。鄭道昭碑。六十人造象。峻美則有司馬元興。奇古則有劉玉皇
甫麟。精能則有張猛龍賈思伯楊翬。峻宕則有張黑女馬鳴寺。虛和則有刁
遵司馬昇高湛。圓靜則有法生劉懿敬使君。亢夷則有李仲璇。莊茂則有孫
秋生長樂王太妃溫泉頌。豐厚則有呂望。方重則有楊大眼魏靈藏始平公。

靡逸則有元詳造像優壞王。統觀諸碑。若游羣玉之山。若行山陰之道。凡後世所有之體格無不備。凡後世所有之意態。亦無不備矣。海藏先生曷學者學北碑。以壯其骨。殆以北碑體製頗備。足以助吾人發揮巧思歟。

第八節 學石門銘不可率意

己未五月廿七日。評唐遜志臨石門銘曰。石門銘深厚有味。不可率意求之。

按石門銘飛逸奇姿。分別疎宕。翩翩欲仙。不食人間烟火。圓筆厚重。非用澀筆臨之不爲功。余謂先學石門頌。後學石門銘。有隸楷相參之妙。宋人陳搏善摹之。康南海學亦有得。若以率意出之。則靡靡無英氣。誠南轅而北轍矣。

第九節 泰山金剛經有風味

戊午十月二十日。評張宗果臨金剛經曰。勝於俗書。

庚申十月二十日。評劉寶生臨金剛經曰。金剛經頗有風味。但須細意臨

摹。不可草草。

按泰山經石峪寬綽有餘。由隸變楷。若有道之士。微妙圓通。余以爲此碑實爲習榜書者必臨之品。李紫屏先生語余。雲峰山詩與經石峪參而書之。似頗有得。又此碑由隸變楷。學之可以避俗。

第十節 學蘭亭易俗

戊午十一月廿九日。評唐遜志臨蘭亭曰。太快欠沉着。

己未三月初二日。評何駢惠臨蘭亭曰。蘭亭近俗。蹇不宜學。

按蘭亭雖爲右軍生平得意之作。惟因摹刻輾轉失真。殊無可取。此海藏先生所以謂學之易俗也。余以爲學右軍書。可取法聖教序及閣帖。尤應先學隸書。否則未得其源。仍皮相耳。蓋學蘭亭當師其神理奇變。若學面貌。則如美伶候坐。面目充悅。而語言無味。山谷謂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不知洛陽楊風子。下筆已到烏絲闌。蓋右軍善學古人。而變其面目。世人但學右軍面目。而失神理。惟楊凝式變右軍之面目。而得其神理。用分作草。正以隸法入真行。所以奇宕超絕。爲世所重也。

第十一節 學顏書須避俗

己未正月廿一日。評孫邦華臨顏書曰。學顏尤宜避俗。

同 日。評葉曙臨顏書曰。顏法頗難脫俗。

謹按顏書之妙。在於雄強樸茂。顧其失。則爲粗獷臃腫。余以爲顏書與鄒閣校官衡方孟璠相近。其失亦同。米元章至譏顏書爲惡札。良非無故。故世之學顏者。非參他人法。不能却斯弊。其論詳後。海藏先生早歲主張學顏。晚歲反是。即因不善學之。易鄰於俗也。

第十二節 柳書近匠氣

己未正月廿一日。評葉陶臨柳書曰。柳書雖亦清挺。乃有匠氣。

按米南宮謂公權書爲惡札之祖。蓋以怒張爲筋骨也。余謂柳書固有清挺之趣。惟箭拔弩張。匠氣甚重。良以纖悉皆本規矩。而不能展拓。故精神有所不足耳。

第十三節 學蘇宜求平實凝重惟祇能取悅俗目

戊午六月二十日。評孫邦華臨蘇曰。頗有姿致。宜求平實。

戊午九月廿三日。評某君臨蘇書曰。頗能取勢。勿趨軟弱。

戊午十一月廿八日。評洪祥麟臨蘇書曰。臨蘇帖頗熟。以之取悅俗目則可矣。縱極精工。難以達到耳。

己未三月廿三日。評孫邦華臨蘇書曰。下筆凝重有意。再求精細。

己未五月廿七日。評孫邦華臨蘇書曰。頗有姿致。再求凝重。

按東坡書近張黑女志。海藏先生題天際烏雲帖。謂其爲酣放蒼深。坡公同時人李之儀曰。東坡研墨幾如糊。方染筆。又握筆近下。而行之遍。故學坡書者。應以平實凝重入。方爲得體。雖然坡書以半寸以內者爲佳。稍大則除筆致雄厚外。結構平俗。故僅能取悅俗目耳。

第十四節 學張廉卿可入魏隋

戊午九月廿三日。評劉之泗臨南宮縣學記曰。由此可入魏隋諸碑。惟取勢尙未能盡合。

按廉卿先生書集北碑之大成。結構疎朗。高古渾穆。用筆兼取方圓。點畫皆絕痕迹。胡宗照君謂余。廉卿先生得力於張猛龍。李紫屏先生謂得力於猛龍比干。海藏先生書法。中年以後。亦多得力廉卿先生。惟已變化。不留形貌。其疎朗寬博之處。固廉卿先生法也。廉卿先生書法既得力於六朝。則由之以進魏隋。固無疑義也。

第三章 論筆墨紙質

(一) 毫展以免枯窘

戊午六月二十日。評劉寶生臨鄭文公碑曰。毫未展開。故有枯窘之態。

又曰。筆小毫僵。似苦不足。

戊午七月初六日。評葉元字課曰。毫若有餘。則筆勢透露。筆太小。宜

其竭蹶也。

戊午閏七月初三日。評劉寶生臨鄭文公碑曰。毫拘故筆窘。

戊午十一月廿八日。評葉听真書曰。毫要稍豐。墨要稍濃。

戊午十二月三十日。評劉寶生字課曰。結體尙近。用筆未展。

己未三月廿三日。評何駢憲字課曰。筆意雅靜。再求寬展。

庚申四月廿一日。評孫邦華字課曰。間架頗似。下筆太枯。

(二)筆大始能盡勢

戊午六月二十日。評劉寶生臨鄭文公碑曰。筆小毫偃。似苦不足。

戊午七月初六日。評葉元隸書曰。筆太小。宜其竭蹶也。

戊午七月廿九日。評劉寶生臨鄭文公碑曰。筆似太小。未能盡意。

戊午十一月廿三日。評某君字課曰。筆小毫枯。未能盡勢。

(三)用筆避滑務澀

戊午七月廿九日。評宋齡賢字課曰。從艱澀中求之。方有根底。

己未閏七月初七日。評唐遜志字課曰。下筆太易。未得澀中之妙。

(四)墨濃始得展意

戊午七月初六日。評葉曙眞書曰。墨濃筆飽。始得展意。

戊午十一月廿八日。評葉昕眞書曰。毫要稍豐。墨要稍濃。

(五)學隸書貴鋪毫轉筆(詳前)

(六)軟筆作勁字

戊午九月廿二日。評葉曙篆書曰。用軟筆作勁字。意趣自生。

(七)紙光則字弱

庚申正月廿九日。評劉寶生隸書曰。太光反弱。故無古意。

(八)羊毫可救筆枯

戊午七月初六日。評葉元隸書曰。筆太枯。試用羊毫救之。

按書法賴紙筆墨以表現之。欲求落筆艱澀凝重動傳神。非展毫不能盡其勢。故筆大墨濃尙焉。紫毫作小楷。未始不可。若作大字。終難免枯窘之態。此所以用羊毫救之也。蓋筆鋒長大。含墨充足。便於揮運。古人晨起

。必濃磨墨汁滿硯池。以供一日之用。墨充足。筆酣放。則書不難佳矣。至於紙質。尤應注意。昔右軍少年。多用柴紙。中年用藤紙。又用張永義製紙。取其流麗。便於行筆。蔡中郎非流執豐素。不妄下筆。蓋皆擇乎紙質也。康南海曰。紙法古人寡論之。然亦須令與筆墨有相宜之性。始可爲書。若紙剛則用柔筆。紙柔則用剛筆。兩剛如以錐畫石。兩柔如泥洗泥。既不圓暢。神格亡矣。其說可供初學參考。近日流行之紙。有冷金六吉玉版煮種數種。惟六吉單宣紙質略粗。作書最能著力。裝裱後尤見精彩。次則冷金玉版煮種紙質光滑。易於書寫。惟難得沉着凝重之妙。蓋紙質太光。筆力易弱也。

海藏先生篆書日課用高麗紙。落筆沈雄樸茂。隸楷日課用灰色厚毛太紙。

取其澀而不滑。若草書日課。則爲毛太紙。取便揮運。然則有志書法者。
又烏可不加意夫紙質筆墨哉。

第三篇 論海藏先生四體書法

第一章 本論

第一節 海藏先生一生書法分四時期

人之事業。秉於先天者居半。積於學力者居半。時代環境。尤爲形成思想之原因。至於藝事。亦受風氣之影響。中華書法。古人多託之神授。駭世之言。雖不足信。然熟於此道。妙悟頓生。則誠有之耳。余嘗謂技術得之造物。仍應還之造物。不可存自秘之見。願國人科學知識。尙未普遍。對於事物。知其當然。多不知其所以然。拘守舊說。渺有發明。其具有才藝者。或故神其說。或秘不示人。既無公開之討究。尤乏集團之競較。人破技絕。良可慨矣。余述海藏先生書法精義及先生授徒評語乃分析之研究。

讀者於先生書法之理想已得大要矣。今請爲綜合之研討。以明先生書法之造詣。本篇所論者是也。

海藏先生一生盡瘁書法之勤。當代尠有。而其成就。實居事業文章之上。不佞研究先生書法十餘載。收集墨妙約五百餘品。按年排列。雖隻字片紙能助吾研究者。皆所藏收。篆隸真草。無不具備。推求變化之迹。期無蹈空之言。先生之書依時代劃分。可別爲四時期。一少年時期。自先生束髮受書。以迄任內閣中書以前。此時傾力館閣書體。謹守顏柳法度。二中年時期。書法全宗漢魏。治碑學帖學於一鑪。先生書法之成。殆奠基於斯時。三老年時期。結至先生辛未東去以前。此時臨池功深。書抵於成。是爲成功時期。四晚年時期。自東去以至逝世。斯時書法益趨渾厚。已臻爐火

純青。戊寅之年。先生以七九高齡作書。豪邁樸茂。絕無衰老龍鍾之態。知其書法方興未艾。前清咸豐十年庚申。(西元一八六〇年)先生生於蘇州之胥門。幼而穎異。天資英邁。四歲從其叔祖虞臣先生受爾雅能成誦。七歲從父仲瀟公遊官入京。八歲與弟稚辛先生從李星野兆珍先生受經。十三歲舉十三經。十七歲從叔祖習舉業。楷書之外兼習篆隸。二十歲入泮。二十三歲學本省正科鄉試第一。光緒十一年客李文忠幕。十五年考取內閣中書。座主爲常熟翁相國。時先生政三十歲。是爲少年時期。久居北京。其書法頗受當時科舉時代館閣書體之薰陶。尤遍肖南園道州常熟。是爲科舉書體時期。光緒十七年駐日公使李經方奏調先生赴日本爲使館書記官。旋充神戶大阪理事官。二十年中東事作。乃下旗返國。南皮張文襄公署兩江

總督辟居幕府。二十一年文襄回任湖廣。先生乃改官同知。分發江南旋爲
盛宣懷宮保聘居上海襄辦蘆漢鐵路事。二十四年七月以文襄特保召對於乾
清宮議國事。蒙旨嘉許。以同知擢用道員。戊戌政變乞假南歸。二十六年
拳匪變作。佐文襄籌畫保全東南之策。二十九年任督辦龍州邊防大臣。三
十二年辭官。國變後隱居上海。與陳散原沈子培李棟庵樊雲門曾農髻朱古
微王病山馮蒿叟諸君相友善。時有文酒之會。是爲中年時期。斯時書法模
倣之功力最勤。上自周秦下迄漢魏。無不精心臨摹。創造之基。實肇於此
。是爲模倣時期。於是書名滿宇內。民國十二年癸亥奉清室之召入覲。甲
子五月進講通鑑紀事本末。乙丑至天津侍講。凡七年。每日午夜即起。研
墨盈甕。作書訖然後治他事。顏所居日夜起庵。書法功力之深遠。實緣於

此。而書法之精絕。亦以此時爲最。蓋侍講而外。光陰完全消磨於書學詩學之中。其克臻於成。良有以也。斯時作書。完全獨出機杼。不落古人窠臼。結構用筆。自我創造。是爲書法成功時期。民國二十年辛未東去。至戊寅逝世。爲晚年時期。書法益趨方正樸穆。肉盛於骨。迥麗天成。古稀高年。作玉箸篆書。挺拔秀韻。無衰老意態。吾知先生之得天獨厚矣。民國改元。先生仍用清室年號。袁項城段合肥秉政。先後禮致先生長教育交通。皆拒不就。惟提倡文化事業不遺餘力。任上海商務印書館董事。主刊古籍善本甚多。復啓民智褒節孝以正民風。或贈書以揄揚。或吟詩以廣布。節義自守。任俠是務。嘗手諭其公子曰。所爲有常。無間寒暑。見善則喜。若決江河。故書法亦多逸俠之氣。卓然不同凡響。竊謂先生少年時期

之書法。頗近館閣。受帖學之影響甚深。先生考取中書之座主爲常熟翁同龢相國。常熟固學南園者。而先生於南園書極得神髓。雖屬館閣書體。然雄強之氣。流露字裏行間。與趙董一派館閣書體。純以側媚取勝者。固中間也。常熟拔識先生。其中寓有深意。而先生畢生作書。其意態多與常熟相近。殆亦感報常熟知遇之意歟。（先生自謂乙未入都與丁衡齋同謁松禪老人留飯極眷眷）先生畢生最推重何道州。故先生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寄題林社詩稿石刻。全用道州筆法。蓋道州亦辨香南園者。

先生丁未年題蟻叟書冊云。

蟻叟吾酷愛。謂可追楊風。玩其使筆處。如開兩石弓。篆書到陽冰。分書過蔡鍾。眞行已小低。米董一掃空。主張在北碑。擺脫餘顏公。常熟

誇意態。雅步頗雍容。視何究莫逮。飛走技不同。目中有蟻叟。他書不能觀。久久漸自厭。愈觀還不安。坡公諧鬼駢。苦驕實至言。魯直晚言書。欹倒寧不完。稍會二子意。轉愁筆墨痕。叟固不吾欺。世外自有天。先生題張黑女誌。述何子貞書法之造詣頗詳。照錄如下。

猴叟少學趙松雪。初變學顏魯公。齋中四壁皆懸錢南園書。蓋顏書結體易俗。南園力參歐法。知其病者也。猴叟乃用顏公筆意。寫道因碑數百通。此又由南園更進一步。道因碑之結字。實與顏書結體正相反。猴叟一生安身立命之地。在此一關。余嘗論其所詣。過於米老。上繼楊風。獨恨下筆少苦驕耳。張黑女碑險勁。與道因碑相出入。可以此意觀之。民國三年甲寅漸用方筆。知趨重漢魏約在此時。蓋前此仍守唐宋諸賢法度。

也。先生中年頗致力北魏。尤得力於始平公楊大眼石門銘。戊午之後。書法漸尙厚重。不復昔日峭麗。吾知先生楷隸相參之主張。始於此時。漸重碑學。先生臨蘭亭序。冲淡疏朗。猶是魏晉法度。直追山陰。與徒襲面貌者迥異。先生殆有換骨金丹耶。爾後帖學之成分漸少。僅存輪廓矣。甲寅以後。眞行兼取漢魏格調。多用方筆。先生之書受張廉卿先生之影響甚深。吾友楊子士昶嘗語余親聆先生自述如此。近人沙孟海君亦有是論。驗以濤園集題端及宜園記。李夫人張氏家傳諸作尤信。蓋先生息隱上海以後。多習北碑。雖不專師灑亭其結果固應如是也。南海康氏謂灑亭落墨運筆。中筆必折。外墨必連。轉必提頓。以方爲圓。落必含蓄。以圓爲方。故爲銳筆而實留。故爲漲墨而實潔。其書高古渾穆。點畫轉折。皆絕痕迹。而

意態逋峭特甚。其神韻皆晉宋得意處。真能甄晉陶魏孕宋梁而育齊隋。康

氏之言是已。南海李紫屏先生

受業於張氏弟子凌孟敬先生余知朱九江先生筆法之精得之李先生

謂濂亭得力於弔比于張

猛龍二碑。故能疏朗峭麗。冀州胡宗照君亦謂濂亭得力張猛龍。余謂濂亭

先輩書法妙在疎朗。非以形式上之轉折方圓爲上。海藏先生書法中年以後

。閱肆疎朗。世鮮其匹。似得力於錢張二公爲多。先生榜書神韻超絕。若

古代摩崖。海內崇仰。推爲當代第一。商人之知書者。于匾額市招。多倩

先生書之。頗自珍秘。得者匪易。而具孤忠大節嘉言懿行者。多得先生書

以傳。名門耆宿碑誌家傳。得先生書以爲榮。其爲朋儕輩之推許如此。張

季直沈寐叟咸推先生爲當代第一。不虛也。

第二節 論海藏先生篆書

先生篆法。直追二李。雖不若完白之迥麗天成。然平和節靜之處。曾無遜色。雍容奇肆。略近缶廬。無憲齋詠春之描畫。嘗見先生書經巢二字匾額。平正婉通。如瑯琊刻石。蓋先生於篆法夙主神理氣韻行於筆墨。不以取勢爲能也。又見先生篆書日課。字大二方寸。高麗紙本。麤箋漚筆。不稍減流麗之致。未記年月日時。署款柳下居士。無印識。友人持來求鑒定。一見即斷非贗鼎。先生于缶廬之篆書甚爲推重。海藏樓詩集中不少缶廬書翰推三絕缶廬擅三絕之句。余謂篆書自秦相李斯之後。唐代李陽冰雖稱擅長。然石刻漫漶。眞贗相混。今所見者。舛俗居多。及鄧完白出。於篆書遠追周秦。近窺兩漢。一生瘁力。古今罕有。包慎伯自謂於篆分深知其意。而未嘗致力。傳至吳氏攘之。頗能發揚光大。同時績谿胡氏菱甫。亦擅

此道。趙之謙至謂麥甫若在。不敢作篆書。吳憲齋精於考古。所著說文古籀補。爲文字學大放異采。惟篆書規矩有餘。神味不足。楊沂孫詠春亦精考據。其篆書稍嫌脆弱。故二家均不免於描畫之譏也。迨吳缶廬出。能於古籀之外。兼採古匄封泥印璽石刻之精妙。旁參畫理。近宗鄧吳（讓之）。故其篆書爲鄧氏故後第一大手筆。缶廬自述其治印之經過。頗多創見。爰照錄於下。以告今之有志篆書者。

贗古之病不可藥。紛紛陳鄧追遺踪。摩挲朝夕若有得。陳鄧外古仍無功。
。天下幾人學秦漢。但索形似成疲癯。我性疏闊類野鶴。不受東縛彫鏤中。
。少時學劍未嘗試。輒假寸鐵驅蛟龍。不知何者爲正變。自我作古空羣雄。
。若者切玉若者銅。任爾異說談齊東。興來湖海不可遏。冥搜萬象

游洪濛。信刀所至意無必。恢恢游刃殊從容。三更風雨鐙焰碧。牆陰蔓草啼鬼工。捐除喜怒去芥蒂。逸氣勃勃生襟胸。時作古篆寄遐想。雄渾秀整羞彌縫。山骨鑿開混沌竅。有如雷斧揮豐隆。我聞成周用璽節。門官節契原文公。今人但侈摹古昔。古昔以上誰所宗。詩文書畫有真意。貴能深造求其通。刻畫金石豈小道。誰得鄙薄嗤雕蟲。嗟予學術百無就。古人時效他山攻。岬嶴豈敢撼大樹。要知道藝無終窮。刻成袖手窗紙白。皎皎明月生寒松。

又自題缶廬印存詩云。

裹飯尋碑苦不才。紅厓碧落弄青苔。鐵書直許秦丞相。陳鄧藩籬擺脫來。銅斑玉血摩挲去。外獎當前誓不開。風雨吾廬成獨破。了無人到一書

裙。歧陽鼓破琅玕裂。治石多能識字難。瓦甓幸饒秦漢意。乾坤道在一般桓。鑿窺匊器鑄泥封。老子精神本似龍。隻手儼扶金石刻。茫茫人海且藏鋒。

葛昌楹君評缶廬篆刻。述其得力之處甚詳。亦有志篆學者不可不知也。節錄於下。

缶廬先生印學。導源漢京。凡周秦古鉢石鼓銅盤洎夫泥封瓦甓鏡陶碑碣。與古金石之有文字資考證者。莫不精摹其指趣。融會其神理。

海藏先生於缶廬之篆刻亦極推重。其題松月居士集印編詩云。

少喜摹刻稍廢事。介節見之戒勿爲。

私語介節

所見常疑後者勝。皖浙雖盛

難詭隨。近年古鉢益競出。始知秦漢猶莫追。直學古人法不盡。何取派

別相瑕疵。成邸舊著號至博。松月收集尤多奇。我雖棄去心終喜。當世苦鐵頌稱老師。吾印八九出吳手。樸雅視古無媿辭。此編新異又最晚。風行一世夫何疑。

海藏先生於缶廬之篆書雖亦推重。然與缶廬之成就。則不盡相同。缶廬篆書得力於鄧完白吳讓之以取勢爲能。先生則主由小篆入以平正婉通爲上。嘗謂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摹此意度。可以作篆。蓋隸書以波磔爲特質。篆書以平和爲本色。顧平和與拙畫迥異。平和則氣韻生動。拙畫則徒重形式。清季自吳清卿楊沂孫出。篆書一歸拙畫。甚少逸韻。缶廬矯之以取勢。亦時勢使然也。海藏先生鄙棄拙畫。與缶廬固無所異也。拙藏先生癸亥孟春海藏樓便箋篆書。蒼勁適麗。雅近缶廬。余以爲缶廬篆

書造詣之由來。不惟古人奇字爛熟胸中。且旁參畫理鐵筆。故能渾化無迹。妙造自然。所作隸楷。雖不甚工。已趨不食人間煙火之境。惟其行草書。尙未渾化。此亦資力所限。非可求全以責備賢者也。海藏先生行草豪獷蒼深。極近岳廬。且能渾化無迹。此則岳廬所不及也。余嘗對觀兩先生行草。用筆布白。多相類似。其間差異之處。僅已化未化之分耳。

先生主張篆分取勢以逆。其詩如下。

能書由天資。成就在學力。徧搜古人奇。一悟或有得。篆分絕矜嚴。取勢常以逆。草真趨雋永。神味務自適。唐庸宋益弛。晉魏誠造極。掃去殊未能。豈免爲人役。幼年慕從祖。淳古仍宕激。中年觀忠端。獨往深莫測。米顛恨其手。坐受談口厄。縱手且勿談。破柱來霹靂。

第三節 論海藏先生隸書

先生隸書爲四體之冠。其眞行即得力於此。先生十餘齡。卽從其叔祖虞臣先生習隸。虞臣先生善篆隸。爲閩中名宿。先生三十六歲時爲江寧胡煦齋作白下愚園集及偶意詩草二簽隸書。出入禮器史晨。用筆峻澀。樸秀兼至。不同流俗。隱居海上以後。于漢碑臨寫尤勤。墨本之外。兼取流沙墜簡之法。用筆超絕。下視儕輩。時沈寐叟李梅庵會農髯諸君均與先生談書法。然成就之偉均不如先生。先生夙主楷隸相參之論。李會二君。博而不約。求澀務顛。遂成惡道。且李會二君作楷作隸。務求形式屢雜。不顧意態。遂貽非驢非馬之誚。而先生作楷作隸。專重氣韻相參。楷中有隸。渾化天成。此所以優於會李也。

夫隸書源於篆籀。流爲今楷。實書法變化之關鍵。篆楷相連之鉤鎖也。通乎隸。上可以溯二篆。下可以通楷草。考隸書之起源及於書法之重要。前已言之。隸至漢代。體制最備。舉其要者。秀麗有孔宙。禮器。曹全。方正有史晨。張遷。孔彪。張壽。瘦勁有褒斜。裴岑。石門頌。楊淮。樸茂有郃閣。衡方。西狹。成陽靈臺。拙重則有子遊。孟琰。東海廟。至於景君。夏承亦別饒韻致。以上各碑。可概其餘。海藏先生隸書。似尤得力於張遷。西狹。史晨。張表。嘗見先生以楷隸相參之法臨前秦廣武將軍碑。真能獨傳神髓。世人識先生隸法者甚少。故毀譽參半。譽之者曰。此鄭氏隸書也。毀之者曰。此私心杜撰也。噫。均非真知先生者也。先生於漢碑墨本每懷疑問。遂毅然遠師漢人漆簡。孤行獨往。雖博如羅雪堂猶未見實

行之。由此可見先生爲學之強毅矣。世人不信吾說者。請觀漢平望侯長利珍附馬行漆簡。(漢晉西陲木簡頁十九行一)即明余言不欺也。先生所師者高。故所成者大。余學先生書。世人多譏之。以近年爲尤甚。吳郡曰。夫士屈於不知己。而申於知己。彼不知也。曷足怪乎。

第四節 論海藏先生草書

次論先生草書。先生於草書造詣亦深。惜爲眞書掩矣。準之前論。先生於楷書既主楷隸相參。故草亦略近章草。考草書之起源。有謂蔡邕作章草。劉德升作草書者。王右軍有謂其先出於杜氏名伯度者。王右軍有謂興於秦末。有謂漢時杜伯度所作。因章帝好之。故名章草者。俱遺說有謂如淳所作。起草爲篆者。論說說者紛紜。莫衷一是。然草起於漢代。則較爲可信。觀流

沙堅簡即明。而就草之本義言之。草有草創之義。草書之名。出於草稿之意。蓋古代記錄章程文書於急卒之際。其文字未必皆工。且天下萬事無不厭難而趨易。則草書之興當亦甚古。特約在隸書之後可斷言也。後漢張芝張旭兄弟善章草。時有令名。皇象。索靖。崔瑗。蕭子雲則其亞也。衛瓘采芝法兼行書。謂之藁草。羲獻所作謂之今草。結構微妙。謂之小草。連綿數十字不斷曰遊絲草。蔡君謨以散筆作草。謂之散草。按之時代。以章草爲最古。蓋在楷書之前。學者應取法章草。師其向背。斷續。起止。轉換之妙。非以精熟連綿爲高也。崔瑗草勢云。官事荒蕪。剗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楊泉草書賦云。解隸體之細微。散委曲而得宜。張懷瓘曰。章草損隸之規矩。赴速急就。因有草創之義。

又曰章草即隸書之捷。姜堯章曰。大凡學草應先取法張芝。索靖。則結體
平正。下筆有源。然後仿法右軍。不可泛學各家。否則字拙筆誤。連斷舛
錯。向背不識。起止不知。轉換不悟。筆必顛誤。古人作草與今人作真。
何嘗苟且。其相連處。特是行帶。嘗考其字是譏點者皆重。非點畫處偶相
引帶。其筆皆輕。雖復變化多端。而未嘗亂其法度。大抵用筆有緩有急。
有有鋒有無鋒。有承接上字。有牽引下字。乍徐乍捷。忽往忽收。緩以仿
古。急以出奇。有鋒以輝其精神。無鋒以含其氣味。橫斜曲直。鉤環盤紆
。皆以勢爲主也。黃伯思曰。草之狂怪。乃書之下者。因陋就淺。徒足以
障拙目耳。若逸少草之佳處。蓋與縱心者契妙。寧可與不踰矩矱之哉。孫
過庭曰。真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情性。草以點畫爲情性。使轉爲形質。

草乖使轉不能成字。真虧點畫猶可記文。迴互雖殊。大體相涉。故亦旁通二篆。俯貫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飛白。若豪釐不察。則胡越殊風者焉。又曰。篆尚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章務險而便。山谷曰。大概書字。楷法欲如快馬砍陣。草草欲左規右矩。欲學草書。先精真書。知下筆向背。則草不難工矣。項貞元曰。所謂草體。有別法焉。撥鐙提捺。眞行相通。留放鈎環。勢態迥異。旋轉圓暢。屈折便險。點綴精彩。挑竪枯勁。波趨耿決。飛度飄颺。流注盤紆。駐引窈繞。頓之以沈鬱。奮之以奔馳。奔之以翩躚。激之以峭拔。或如篆籀。或如古隸。或如急就。或如飛白。又若衆獸駭首而還時。羣鳥舉翅而欲翔。猿猴騰挂乎叢林。蛟龍蟠蜿于山澤。隨情而綽其態。審勢而揚其威。每筆皆成其形。兩字各異其體。

。草書之妙。畢於斯矣。趙襄山曰。晉人行草不多引鋒。前引則後必斷。前斷則後可引。一字數斷者有之。後世狂草。渾身纏以絲索。或連篇數字不絕者。謂之精練可耳。不成雅道也。學草書多入粗俗險怪諸惡道。作草祖章。便無苦氣。挑剔最忌苦氣。稍用章法。此病自遠。

海藏先生於草書痛惡連綿描畫。所題懷素自序卷子詩云。

草書初學患不熟。久之稍熟患不生。我能成字已受縛。欲解此縛嗟誰能。
。猿獠解事趨平淡。筆下風雨常縱橫。觀其能速不速處。蟬蛻一切如無情。沒人操舟誠妙喻。舉止自若完神明。子瞻寧未見此帖。毋乃會意翻忘形。

先生題莊思緘藏歐陽信本草書千文云。

既以斷爲連。復以斜爲正。字字巧相銜。得之法當聖。

先生所謂能速不速。蟬蛻無形。沒人操舟。舉止自若。以斷爲連。以斜爲正諸語。真得草法三昧矣。顧草書乃一時之變。非書體之常。項貞元曰。宮殿廟堂。典章記載。眞爲首尚。表牘亭館。移文題勒。行乃居先。借使奏狀碑署。潦草顛狂。褻悖何甚哉。海藏先生於草書亦不重視。其題黃石齋手札詩云。

作書莫作草。懷素尤爲厲。君實與明道。不草究何礙。時人解章草。黃謝若小異。雲間周思兼。獨往擅妙詣。行草推覺斯。米老鋒猶銳。未若倪鴻寶。掩蘇當抹蔡。(下略)

余藏先生草書數軸。中年所作。類大令中秋帖懷素聖母帖。逆鋒澀筆。如

屋漏痕。如錐畫沙。起訖無迹。妙造自然。遒麗茂密。直接右軍。老年所書。結體渾茂。極近章草。筆勢飛動。咄咄逼人。如宋拓十七帖。肅穆天成。誰謂今日無山陰面目耶。趙壹曰。草書爲隸書之省。文字之變已極。參以海藏先生楷隸相參之說益合。是殆書法一定之趨勢非人力所能致也。閩縣卓君庸曾受書法於海藏先生。創爲用筆九法。海藏先生有詩評之。附錄於此。

離婁公翰明且巧。亦恃規矩成方圓。世間神妙不勝用。造車合轍真知言。
 舊傳八法增爲九。癡子偶得如有天。乃知秘鑰本至淺。日行不覺誰使然。
 童蒙得之生羽翼。飛行絕跡追胎仙。此猶金丹換俗骨。草真篆隸從所便。
 太平至仁寄文字。晉羅自太平之人仁將統萬類歸同倫。老夫歛衽心誠悅。莫

騰訕笑嗟羣賢。

先生題唐臨絹本蘭亭序謂行草超越唐法。當由隸草中求之。其文云。

舊題唐臨絹本爲梁吉甫所書。吉甫者。芷隣中丞之長子也。米老所稱轉摺毫鉅備盡。與真無異。非深知書者所不能到。或指此本。唐人一代筆法不能越此。若更欲向上。須從隸草中求之矣。

安吳弟子沈石翁臨有蘭亭。先生跋曰。

專從頓挫拳曲取勢。一洗世俗軟媚之態。其筆斂處。真欲笑過安吳。想見瞑目奮筆。直追古人。不復知何者爲人間書也。沉冥一世豪。此老可以當之矣。

又曰。

山谷嘗云。字身藏穎秀勁清。問誰學之果蘭亭。又云。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今觀石翁所臨稷帖。其於古人別有牝牡相契處。試想此老意中所摹之稷帖。當作何狀。決非凡骨所能夢見也。

先生又謂草書縮者得筋。縱者得骨。其題劉聚卿藏宋拓十七帖殘本二絕云。縮者得其筋。縱者得其骨。斂手且勿馳。神來入吾筆。右軍懷高情。大令鬱奇氣。千秋能啓予。何必摹殘字。

第五節 論海藏先生楷書

海藏先生楷書早歲肄習顏魯公。蓋得力於錢南園何子貞翁叔平。故其一生書法之骨幹。實基於此。爾後兼習唐宋諸家。故能適麗而不板滯。沈重處雅近朱晦菴。再後偏重漢魏。獨宗漆簡。其氣息始古。故雄肆樸茂適麗秀

韻。各造其極。先生答郭後麓詩云。賦成自書用草隸。偶出小技驚時賢。蓋自述其得力之處。固在隸書也。夫書法始於結字用筆。終於氣息神采。康南海謂包安吳僅求之點畫之中。以畫中滿爲有古法。尙非知書法之深。斯言是已。良以書法之結構點畫。僅其初步。外此固大有事在。夫精於篆者能暨。精於隸者能畫。精於行草能使轉。然後熟極於周秦漢魏六朝諸碑。旁及於金石刻辭並古物之有文字者。精研其旨趣。融會其神理。揮毫之頃。古今文字之妙理奔赴腕下。書法至此。其氣息未有不儕神韻者。海藏先生早習顏書。中兼蘇米諸家。其書法固未臻於大成。及專習篆隸六朝諸碑。其氣息始進於古。內蘊忠剛之氣。筆成偉邁之書。有由來也。顧先生晚歲教人。則極斥顏書。其故何哉。愚意魯公得力漢隸。以裴將軍詩卷爲尤甚。

。其奇偉雄駿。古鮮有匹。宋明諸家。無不師範。君謨師中興頌。東坡師東方畫贊。山谷師爭作位帖。海岳師放生池碑。子昂師蔡明遠帖。華亭師多寶塔碑。此舊說也。故書法至魯公實一大變。顧其書拙重有餘。秀麗不足。學之者易趨甜俗。米芾譏爲惡札。非苛論也。蔡君謨辨香魯公。其跋顏書告身。甜俗難礙。與魯公之失如出一轍。轉不如行草詩稿之遒麗。近人學衡方校官成陽靈臺鄙閣諸碑。常蹈粗獷臃腫之弊。其理正同。惟錢南園學之得其體。伊墨卿學之得其理。何子貞學之得其意。翁常熟學之得其骨。劉石庵學之得其韻。各有去取。均能避魯公之失。蓋南園常熟兼參米法。子貞兼用北碑。石庵遠溯鍾繇。墨卿獨用隸體。均魯公之功臣也。海藏先生早年得力顏書。且能兼取衆長。遠法漢魏六朝。遂覺遺貌取神。後

來居上耳。

孫過庭曰。眞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情性。草以點畫爲情性。使轉爲形質。驗之古人書法。碑版多爲眞書。專擅點畫。帖簡多爲行草。獨擅使轉。自南帖北碑之論出。碑學帖學遂成鴻溝。蓋在攝影印刷之術未興。古人墨蹟之流傳。專賴石刻。展轉摹勒。已非其舊。且紙壽不過千年。洎乎近世。六朝遺墨。已不可覩。唐人鈎本。更成鳳毛。今日所傳諸帖。大抵宋明人重鈎翻摹之作。名雖義獻。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論矣。故碑學之興。實非無因。阮元曰。宋帖展轉摩勒。不可究詰。漢帝秦臣之蹟。並由虛造。鍾王郤謝。豈能如今所存北朝諸碑皆是書丹原石哉。雖然漢魏諸碑。亦不乏贗品。漢之桐柏廟郭有道碑。郿閣頌樊敏碑。魏之弔比干皆經後人重刻。

而張黑女高植崔敬邕亦多翻摹。碑帖之軒輊實無足論。愚以爲碑帖爲書法之兩面。其中雖無優劣。然碑重點畫。帖重使轉。則固未可同日而語。故習碑者率精點畫。多忽使轉。學帖者率善使轉。常忽點畫。精點畫則務平直。易成板刻。板刻則無使轉。重使轉則務姿媚。易入偏軟。偏軟則無點畫。故前者難免支離破碎之譏。後者每多累牘連篇之誚。方今攝影印刷之術既興。古人真蹟一目了然。而翰苑諸公。咸具兼重碑帖之心。習碑之士。亦綢繆蔑簡帖之見。南北携手。今即其時。碑帖合流。自古應爾。海藏先生書法。兼習碑帖。融會貫通。故點畫使轉。均所專擅。此所以爲集碑學帖學之大成者也。嘗見先生真書嚴復墓誌李夫人張氏家傳楊使君墓誌。均能抗行鍾王。下視唐宋八家。如魯公之雄渾。誠懸之瘦勁。率更之峻峭。

。河南之道麗。東坡之爛漫。山谷之逸蕩。海嶽之奇險。君謨之端重。子昂之秀媚。無不兼容並包。鎔冶衆長。而蕭散如貴胄王孫。儀態萬方。閱肆如銅板鐵琶。歌大江東去。固其餘事也。榜書如大陸銀行。京華印書局。浙江興業銀行。交通銀行。東萊銀行。明華商業銀行。北京晨報社。興運門。仁靜堂。籟蕭館。倫池齋。抗希閣。字大逾尺四五尺不等。純宗北碑。無不具雲峰山詩之疎宕。始平公之茂密。龍驤虎臥。筆勢飛動。眞今日之漢魏摩崖。吾家文襄公謂先生爲當今大手筆。殆非限於爲詩也。

不佞學先生書。多方搜羅。嘗以生物學發生學之原理推究之。知先生之模倣功力最爲精勤。先生之書。少年拙多於巧。殊無表見。中年豪邁精悍。不可一世。晚年豐茂沈酣。直追秦漢。天假先生數十年。吾不知其成就爲

如何高邁矣。今請詳言先生書法變化之迹。淺識妄測。未爲定論也。

先生少年時期楷書。文獻無徵。不可得而知矣。四十時尙學錢南園。吾觀其爲季悅所書四屏。及先生家藏統扇而知。四十二歲時。兼學何道州。其寄題林社詩全用道州筆法。四十四歲服官龍州。所作楹帖。仍不離道州窠臼。宣統元年己酉先生五十歲。楷法始漸趨重魯公以外唐宋諸賢。其龐芸泉墓表則學褚河南。壬子所書王陽明夜氣說則近黃山谷。癸丑楷書朱氏節孝亭記金大令墓誌。結體瘦長。殆得力於米襄陽。甲寅年書桂齋額綿桐館詞簽莊藥詩書楚辭簽海藏樓詩集題端。均用方筆。略參北魏碑法。乙卯題蘭亭叙及米襄陽行書簽條。則全師南宮君謨。而癸丑年跋沈石翁臨帖。用筆逼肖東坡。先生書法之豪邁。實得南宮書法之妙。甲寅以後。主楷隸相

參之說。故此後楷書多用方筆。余嘗爲友人集子美詩。臨風玉樹薦羅上。承露金莖霄漢間。作六尺楹聯。筆之所至。於莖字最末橫畫。以隸法波磔出之。自以爲妙。謂友人曰。海藏先生必有此法。惜卽時不得確證耳。後二年於書肆見先生楹帖。果有此法。始信楷隸相參之說。不我誣也。先生逾寸大楷及榜書。多雄偉峻麗。幾無不用隸法。雖不專習北碑。吾知取法乎上必得乎中也。丙子日人著辭藝大辭典。先生署其首曰文獻足徵。全用隸筆。風格超邁。直追兩京。趙悲菴嘗刻印曰。漢後隋前有此人。吾意悲菴古意有餘。樸茂不足。未免自視過高。然則足以當此語者。其惟先生乎。其惟先生乎。

第六節 論海藏先生作書之筆法墨法

書法之妙。至於用筆用墨而盡。衛夫人筆陣圖云。凡學者書字先執筆。眞書離筆頭一寸二分。行草書離筆頭三寸一分執之。下筆點畫。波撇屈曲。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初學先大書。不得從小。意在筆前者勝。意在筆後者敗。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又有六種用筆。結構圓滿如篆法。飄揚灑落如草草。凶險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飛白。耿介特立如鵝頭。鬱拔縱橫如古隸。然心存委曲。每爲一字各象其形。斯造妙矣。書道畢矣。夫用指力者。以指撥筆。腕且不動。何所用一身之力哉。欲用一身之力者。必平其腕。豎其鋒。使筋反紐。由腕入臂。然後一身之力得用。考執筆之法。爲書家不傳之秘。自後漢崔子玉

以迄鍾王智永。一系相傳執筆之法。智永傳虞世南。世南傳陸柬之。柬之傳侄彥遠。彥遠傳張長史。長史傳崔邈。邈傳韓方明。而魯公亦受法於長史。其執筆之法。卽大指據。中指斂。第二指拒無名指。魯公傳長史筆法曰。運筆斜。則無芒角。執筆寬。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法臃腫。點掣長。則法離漸。畫促則字橫。畫疏則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太鈍。徐浩曰。用筆之勢。特須藏鋒。姜堯章曰。筆正則鋒藏。筆偃則鋒出。一起一倒。一晦一明。而神奇出焉。常欲筆鋒在畫中。則左右皆無病矣。虞世南曰。心爲君。手爲輔。力爲任使。毫爲士卒。管爲將帥。處運用之道。執生殺之權。虛心納物。守節藏鋒。是卽所謂撥鐙法。唐人矜爲秘寶者。蓋謂以筆管著中指尖令圓活易轉運。

。足踏馬銜。腿筋反紐。故紐並而銜不相犯也。近人朱九江主張虛拳實指平腕豎鋒之法。亦不外掌愈豎。指愈下。手眼骨反下切案。而使筋皆反紐。牽及肘臂。於是通身之力奔赴腕指之間。故筆力沈勁。有飢鷹側攫之勢。近人有謂用腕力作書有八利者。一能提。因筆意離紙三寸故。二能準。因筆勢橫平豎直故。三能疾。因筆鋒剛勁犀利故。四能徐。因筆力筋肉僵強故。五能活。因筆妙轉折無窮故。六能硬。因筆畫如綿裏包鐵故。七能輕。因筆趣如蜻蜓點水故。八能重。因筆毫力量能透入紙背故。由是觀之。用腕則四體無不兼工。運指則鋒難持正。進而察之。運腕猶未能作大字。故方寸以外之字貴懸肘。肘與腕平。便能運轉自如。斯時全身之力奔赴肘肩。蓋賴於腰力之運動。即衛夫人所謂盡一身之力而送之者是也。故書

法之優劣。與身心之健弱。極有關係。羸弱之軀。詎能作雄強之書哉。安吳包氏曰。字法本於筆成於墨。筆實則墨沈。筆飄則墨浮。必黝然以黑。色平紙面。諦視之。紙墨相接之處。彷彿有毛。畫內之墨。中邊相等。而幽光若水紋。徐波漾於波發之間。乃爲得之。蓋墨到處皆有筆。筆墨相稱。筆鋒着紙。水即下注。而筆力足以攝墨。不使旁溢。周星蓮曰。作字之法。先使腕靈筆活。凌空取勢。沈著痛快。淋漓酣暢。純任自然。不可思議。能將此筆正用。側用。順用。重用。輕用。虛用。實用。擒得定。捉得住。縱得出。適得緊。拓得開。渾身都是解數。全仗筆尖毫末鋒銜指使。乃爲合拍。用墨之法。濃欲其活。淡欲其華。活與華非墨寬不可。筆酣墨飽。揮灑淋漓。古人字畫流傳久遠之後。如初脫手。光景精氣神采不

可磨滅。不善用墨者。濃則易枯。淡則近薄。不數年間。已奄奄無生氣矣。愚按舊傳徐鉉小篆映日視之。畫中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曲折處亦無偏側。董玄宰謂東坡所書赤壁賦。全用正鋒。力透紙背。每波畫盡處。隱隱有聚墨痕如黍米。此殆用墨之極致。海藏先生作書。不惟榜書聯帖。懸肘執筆。即手札細書。亦懸腕爲之。且書無大小。均出之以峻澀。萬豪齊力故能峻。五指齊力故能澀。先生主張楷隸相參。即以此故。蔡琰述其父之言曰。書法有二。一曰疾。二曰澀。得疾澀二法。書妙盡矣。丁文雋曰。起筆收筆宜澀。遲迴不進。以成藏頭護尾之勢也。中間走筆宜疾。疾行而過。始見筋骨。而力在字中。所謂下筆如放箭。箭不欲遲。遲則中物不深。海藏先生書法之豪悍。古今書家實鮮其匹。而落墨之渾樸拙重。亦避滑

就澀之功也。驗以上開各家之說。無不脗合。余藏先生楹帖爲水所殘。付之裝池。漂洗至再。墨色雖灰淡。而字畫邊緣。如毫穎刺入不稍脫。雖畫細如髮者。亦堅實板硬如鋼絲有彈力。又藏先生草書一軸。畫中有黑線。雖墨乾之處亦一絲連繫不絕如縷。世有謂先生側鋒作書者。實非知言也。先生曩主上海有恆心字社嘗以隸貴鋪毫。大筆寫小字。勗生徒。且先生作書之筆必全發。所以能筆酣墨飽也。

第七節 論海藏先生書法之體勢

書以章法爲主。黃小仲謂書之道。妙在左右有牝牡相得之致。一字一畫之工拙不計也。張懷瓘曰。偃仰相背。陰陽相應。鱗羽參差。峯巒起伏。遲澀飛動。財空玲瓏。尺寸規度。隨字變轉。張長史語顏魯公曰。執筆圓暢

。布置合宜。紙墨精佳。變通適懷。王右軍亦曰。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便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丞相云。下筆如騰鷓搏擊。侍中曰。崔杜鍾張二衛之書。筆力驚絕。諸家所論。均書法之體勢也。海藏先生書法。疏密相間。偃仰相參。以行書爲尤顯。蓋不論鉅細。均有陰陽相應錯綜變化之妙。雖重疊之字。不稍雷同。直幅稍大者。率上肥下瘦。上密下疏。以逞其翰逸神飛之趣。遠而觀之。若大小相同。逼而察之。則鉅細迥殊。然則先生書法之體勢。殆得力於視覺之原理歟。宜其使轉點畫。各擅其妙。絕無板刻偏軟之失也。

第二章 附論

沙孟海先生謂可以矯正趙之謙飄汎。陶濬宣板滯。及李瑞清頭筆之弊端者

○厥惟海藏先生。先生早年學顏蘇。晚年始習六朝。其筆力極堅挺。有一種清剛之氣。對於諸碑略近李超墓誌。又似數種冷唐碑。然或非其致力之所在也。最奇者其作品。既有精悍之色。又有鬆秀之趣。恰如其詩。於冲夷之中。帶有激宕之氣。又曰。鄭君時參張裕釗之筆意。其用筆。確有過人之處。葉靈貺先生曰。先生之詩如其書。純以氣勝。前無古人。則豪曠固是本色。

陳蒼虬先生曰。少年之詩。貴有千將莫邪之利。芳香通體之美。迴腸盪氣。惘惘不甘之情。中年之詩。貴其精力彌滿。波瀾壯闊。驚心動魄。一字千金。晚年之詩。貴其枯而實腹。老而彌辣。海藏晚遇既異。可言者多。詩中大有事在。故精悍之氣。不遜於前也。余謂海藏先生書法與詩正同。

蒼老之言。可借以爲總評云。

近人學海藏先生書者。海內計有趙君叔雍曹君纘衡曾君小魯徐君志摩李君唐鄭君洪年合肥李君家煌林君語堂馬君詩癯趙正平諸君。或與先生交遊有夙。或景仰摹習。均出一時之興致。尙非專門之研究。惟不佞瓣香先生十有五載。朝夕揣摩。臨寫無輟。致力之勤。恐非諸君所能及。且不佞最爲晚學。搜集先生墨妙已逾五百。按年編次。推求其變化成功之跡。師其所學。探其所本。語則來之經驗。書則筆有所承。將來成就與否。雖不敢必。然吾能旁參篆隸以盡其妙。兼學碑帖以通其理。再期之以十年臨池。十年讀書之功。則庶幾不負海藏先生之啟示。斯已足矣。至於世之毀譽。則非余之所敢知也。

海藏先生哲嗣讓于炎佐兩君。令坦金伯平葉葱奇兩君書法均得其傳。以讓予爲優。惜未臻大成而早世耳。

嘗聞張伯英學書。臨池而水盡黑。鍾繇學書抱犢山十年。木石皆餘墨痕。右軍學書至五十一歲而始成。智永樓居四十年。所退筆頭盈五大簾。趙孟頫學右軍法。衣襟咸破於指畫。王鐸學書。衣被盡裂。從知一藝之成。厥功在勤。張長史告裴儼曰。倍加工學臨寫。書法當自悟耳。海藏先生爲人剛毅果斷。居處有恒。平生習勞自勵。年近八十而手神颯爽。見者以爲五六十人。辛亥以後。中夕輒起。一日不稍晏。於古之作家。如柳宗元孟郊韋應物韓愈吳融唐彥謙梅堯臣王安石及其他名家詩集。無不一手寫而讀之。且鈔錄之後。杼已見而跋之。旅滬鬻書。日揮數十紙。居津七年。每

晨七時趨赴侍講。未嘗一日輟。其精勤有非他人所能及者。則先生書法之成。精勤亦與有力焉。

十五年前余讀書天津商校。中午多就饌於城東南隅之惠發樓。飯畢返校。經街旁報牌。故天下大事。午後得之於此。閱報訖。恆赴與校對居之有正書局。觀覽古今碑帖名賢翰藻。四載如一日。於諸報中最傾慕東方時報之額。以爲古今書法之妙。無出其右者。因購而藏之。作者誰何。實未悉也。後該報倒閉。所藏益珍秘焉。時效其體。鈔古詩賦貽同硯。不自嫌其拙也。負笈舊京。爲同學所見。始語我爲鄭海藏先生手筆。自是遂搜集先生書。類年所得。已逾五百之數。與古今碑帖同爲朝夕臨摹之範。有所作。恆自喜。以爲先生筆法之妙。吾幸而悟得之。民國二十九年夏。承寶瑞臣

羅叔蘊及朝野諸公鑒賞。嗣因友人之介。以拙書第一三兩篇。就教於金伯平先生葉葱奇先生。自是稿遂定。及得有恆心字社課徒評語如千條。始證嚮之所論。大致無誤。雖然海藏先生書法之高深。豈淺陋如余者所能窺測。斯書特其嚆矢耳。

吾論海藏先生書法既竟。爰將著述微意。略申於後。以爲表揚先生書法之計畫焉。

(一) 本書所論。係就極微之資料以研究。譚陋之謂。知不能免。尙望海內宏達予以指正。收藏先生墨寶者。賜寄照片。收藏先生論書著作者。賜觀鈔錄。(另當奉贈拙書。其例詳後)俾得進而研究。以樹立東亞合理之書法。

(二)先生書法在近代已屬登峰造極。擬效懷仁集右軍書故事。製爲鉛字。錢版印刷。既增美感。又資瞻慕。鄙人不敏。思有以完成之。覽者助我。則幸甚矣。

贈書略例

著者研習海藏先生書法十有餘載。於先生書法之妙。略窺一二。願學無止境。猶須深造。海內外賢豪藏有先生墨跡。願借照像或賜予印本者。謹以拙書爲贈。用答雅意。自知魚目難比於明珠。所望拋磚尙可以引玉。例如下。

一、以先生所書墓誌家傳碑記楹帖屏幅匾額扇面書簽尺牘題跋等印本見贈者。奉送拙書四尺楹聯一件。易書中堂扇面橫榜名刺齋額任一種亦可。

一、以先生墨蹟借予照像者。件到即陪同照相館拍攝。原件當時取回。不欲持出改送六寸照片亦可。贈書同前例。

一、割愛先生墨寶者。照時值奉酬。惟須由字畫商先行議價。以昭公開。

不欲割愛者聽。

一、贈書之件。由著者備紙。自備金箋絹素扇面者聽。

一、贈書之件。由著者開給取書憑單。註明上款。約期交件。

一、照相之件。請先期以電話通知三局五四二〇信成事務所。或函知法租界新華大樓三樓三〇八號信成事務所。以便專人奉候。

刊誤表

頁	行	誤	正
七	四七	椈	椈
二七	五	矣	已
二八	八	矣	已
三〇	七十	疎	疎
四七		曰	曰
四八	五十	曰	曰
五八	二二	書	自
五九		書	自
六一	十八	疵	疵
八二		均	多
八七	三一	制	多
九〇		均	多
九一		均	多
九二	七一	岩	岩

九四	二七	岩	空
一〇五	艾	艾也	
一一二	節	節	
一二七	人	人	文
一三五	刺	刺	自刺
一三八	疾	疾	言
一四三	威	威	讀
一四四	三	趙正平諸君。	趙君正平。諸君

鄭海藏先生書法抉微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月一日初版

全一册 實價國幣

1.50

費

著作者 天津張謙國威

印刷者 天津和豐印務局

出版者 生流出版社

右代表人 楊宏

經售處 天津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

北京佩文齋富晉書社
及其他各大南紙店
上海南京濟南青島各大南紙店

